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丁集姓氏目錄

卷一
萬方煦　張之洞　黃體芳　趙國華　莊士敏　王韜
曹肅荀　何邦彥　楊金監　陸慶頤　施彥士　葉裕仁
蔣山
卷二
薛福成　薛福保
卷三
柳以蕃　孫希朱　王應孚　蔣彤　謝應芝　周騰虎
方德驥　吳昆田
卷四
高延第　楊德亨　何曰愈
卷五
蔣敦復　金文榜　宗源瀚　華蘅芳
卷六

施補華　劉汝璆　黎庶昌　閻正衡　秦賓瓛

卷七

柳應墀　莊慶椿　仲元熙　陸日愛　馮澂　諸福坤

鄭恭燮　鄭恭和　李齡壽　凌泗

卷八

王炳燮　張裕釗　張文虎

卷九

吳汝綸

卷十

李楨　施文銓　李慈銘　馬建忠　閔萃祥

卷十一

孫詒讓　姚諶　譚嗣同

卷十二

唐才常

卷十三

楊峴 范當世 施浴升 熊其英 黃遵憲 劉可毅

卷十四

王闓運

卷十五

王先謙

卷十六

嚴復

卷十七

章絳

卷十八

林紓

卷十九

秦琪 陳玉樹 顧雲臣 馮幵 繆荃孫

卷二十

樊增祥 簡朝亮 廖平 康有為 梁啟超

國朝文滙丁集目錄

卷一

萬方煦 字未詳浙江山陰人

孟晉齋文鈔序 一

張之洞 字香濤一字孝達直隸南皮人同治二年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襄著有廣雅碑金抱冰堂集

另議預定大統疏 二

非弭兵 四

黃體芳 字漱蘭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進士官至通政使

請分別裁定陋規以肅吏治疏 六

趙國華 字菁衫直隸豐潤人同治二年進士山東候補道

丁文誠公墓誌銘 八

莊士敏 字仲淵江蘇武進人官福建同知署貴浦縣知縣有王餘文鈔

福建行省重建城河碑記 十

王韜 字紫詮江蘇長洲人著有弢園文集

任將相說 十一

日本雜事詩序　十二
跋岡鹿門送西吉甫遊俄文後　十三
曹肅荀 字伯紀河南洛陽人貢生有梅遊齋文鈔
覆趙晉齋書　十五
荅賈布政問積主書　十六
何邦彥 字司直江西永豐人有寄廷草堂文集
兵計　十七
楊金監 原名鑑字用民江蘇武進人候選訓導有逍遙園文鈔
武陽團練論　二十一
陸慶頤 字瀾仁江蘇武進人著有有性情齋文集
勸惜穀說　二十三
施彥士 字未詳江蘇崇明人舉人候選知縣著有求己堂文集
溝洫議上　二十四
溝洫議下　二十四
葉裕仁 字復三江蘇鎮洋人舉孝廉方正著有歸盦詩文稾

送錢調甫之任贛榆教諭序 二十六

巴江廖侯還蜀序 二十六

書皇朝經世文編學術門後 二十七

蔣　山 字靜軒四川儀隴人同治二年進士官安徽太平縣知縣有鐵峰居遺稿

象恭滔天說 二十八

孟晉齋文鈔序　　萬方煦

余以　國朝二百年古文無健者。嘗謂顧君曰。子儻老於[illegible]揖唐躡漢。其庶張一代乎。而曰古不朽三。德功尚矣。言抑末也。文人非吾志也。咸豐十年。海氛內突。大駕北巡。勤王師罕至輦下者。君時時發憤。明年和約成。其年秋鼎湖龍升。兩太后承　沖主。在外權臣跋扈。君益悲憤愴恨。不知所為。因傳周列士以見志。余嘗序其書。然以示他人。則往往不省也。君顧謂余曰。如何。君乃謂余傳耶。無何關中回撗。君寓鄠。保民殺賊。殲厥渠。已聞其病於勞。以為憂。既而過西安。出示所為幽憂論者。曰子病。皆多所作。不復記。此其厓耳。因復論天下事。強自振厲。顧其精神頹然衰矣。不數月遂卒。疾革之前一昔。招余榻間。[illegible]所箸。曰死矣。嗟乎萬子。文余而又止此。天也。指[illegible]者曰。以付子。余嗚咽不能諾。則又曰得子。吾死無憾。他日為題其墓曰。　有清文人顧君之墓足矣。問之不復言。悲夫。志鬱於生世。而一編焉託。豈端所料哉。其死之明年。乃年業焉。撥而帙之。而著其概于篇。是歲同治四年也。

另議預定大統疏　　張之洞

欽奉　兩宮皇太后懿旨。以吏部主事吳可讀遺有密摺。請預定大統之歸。前降旨時。即是此意。命諸臣妥議具奏。竊謂爲　穆宗毅皇帝立嗣。繼嗣即是繼統。此出於　兩宮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即爲我　皇上之所深願。乃萬古不易之義。將來必踐之言。臣敬吳可讀之至忠至烈。然謂其於不必慮者而過慮。於所當慮者而未及慮也。恭查爲　穆宗繼嗣之語。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光緒元年正月十七日。及本年閏三月十七日。三奉　懿旨。炳如日星。從來人君子孫。凡言繼嗣者。即指纘承大統而言。天子諸侯並同一理。蓋人君以國爲體。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苟不承統。何以嗣爲。下至三代之世卿大夫。漢魏以至　本朝之世爵世職。但云以某爲嗣。即是紹封襲蔭。故繼統更無分別。稽諸羣經諸史。從無異說。其分繼統繼嗣爲兩事者。乃前明張璁桂萼之怪妄謬說　高宗純皇帝欽定儀禮義疏。早已辭而闢之矣。今　懿旨申命至於再三。金匱寶藏。何待他求。設有迷妄小人。舞文翻案。則廷臣中凡讀書識字者。皆得執簡而爭。所謂不必慮者一也。前代人君授受之際。事變誠多。然就該主事所舉二事論之。宋太宗背太祖而害其姪魏王德昭。非太宗子也。明景帝背英宗而廢其姪太子見深。非景帝

子也。若皇上以皇子嗣穆宗。名曰先朝之繼體。實則今日之麟振。有何
嫌疑。有何吝惜。以皇上仁孝之聖。僭受兩宮皇太后高厚之殊恩。起自宗支。
付之神器。不忍負皇太后。必不忍負穆宗。且夫遵慈命。孝也。篤
天顯。友也。使皇子膺孝思於不匱。慈也。躬膺寶祚而使大統名分歸之於先帝。
讓也。無損於實。而四美具焉。中主亦能勉為之。况聖王乎。所謂不必慮者二也。該
主事所慮趙普黃玹之輩。誠難保其必無。然忠佞不齊。數年前曾有請頒鐵券之廣
安矣。大小臣工。豈遂絕無激發。明世宗纂大統而昵私親者。以興獻王已沒。故得藉
口親恩。以為越禮。羣臣不能抗也。假使興獻王在。必尚能以禮自處。少加裁制。今醇
親王天性最厚。忠直恪恭。該主事既知其賢。萬一果如所慮。他日有人妄進異言。醇
親王受累朝之厚恩。必能出一言以救正。所謂不必慮者三也。然而竟如該主
事所請。明降懿旨。將來大統。仍歸穆宗之嗣子。意則無以易矣。詞則未盡
善也。緣前奉懿旨。謂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為嗣。今若參以該主事之說。
是一生而已定為後之義。即一生而已定大寶之傳。合并為一。將類建儲。我朝
列聖以立儲為大戒。高宗九降綸音。萬分剴切。今若建之。有違家法。所謂未及
慮者一也。前代儲貳。譏搆脅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絡統之高名。重以承繼之形迹。較

之尋常王器。尤易生嫌。所謂未及慮者二也。然此尚非其弊之最甚者也。 天位授受。確在 帝心。所以慎重付託。為 宗社計也。帝王子孫多。非止一家。 聖意所屬。知在何人。此時早定。豈不太驟。所謂未及慮者三也。今者承 命集議。伏讀此次 懿旨。即是此意四字。言簡意賅。至堅至確。天下萬世。誰敢不遵。無可移易者。獨是 聖意宜遵。家法亦宜守。今日之事。約有二說。淺之為 穆宗計者。則但如諸臣之議。並請一渾涵 懿旨。略謂廣次 懿旨。俱已賅括。 皇上孝友性成。必能處置盡善。似乎無所妨矣。然而生即承繼。即是此意一語。字字當遵。託諸文辭。則可避建儲之名。見諸實事。則儼成一建儲之局。他日誕皇子。 命承繼。廷臣中為公為私不可知。皆必將援 祖訓以爭之。則承繼之事中止。此日以恐類建儲。而承統之說不能定。異日又以恐類建儲。而承繼之 旨不能實。是令 皇上轉多難處矣。然則深之為 穆宗計。而即為 宗社計。惟有因承統者以為承嗣一法。皇子眾多。不必遽指定何人承繼。將來繼承大統者。即承繼 穆宗為嗣。此則本乎 聖意。合乎家法。而 皇上處此。亦不至於礙難。伏請 兩宮聖裁。即以此意明降 懿旨。 皇上親政之初。循覽 慈訓。感惻 天懷。自必仰體 聖意。再頒 諭旨。祇告 郊 廟。宣示萬方。則固已昭於天壤。堅於金石矣。如此

約有五利。守　彝訓。一也。待　宸斷。二也。無嫌疑。三也。無更變。四也。精擇賢。五也。
至於精擇賢。則其利宏矣。在　兩宮慈愛之念。惟期於繼嗣繼統。久遠遵行。豈必
亟亟焉指定一承繼之人而後慰。即　穆宗在天之靈。當亦願後嗣聖德永綏洪
祚。又豈必斤斤焉早標一嗣子之目而後安。此固為我　國家億萬年之至計。即使
專為　穆宗嗣子筴之。似亦無善於此者矣。或謂禮制精深。動關名義。由此以承
統為承嗣之說。安保日後無泥古聚訟者。則臣請得條舉其說而豫辨之。一曰禮為
人後者為之子。三代人君。繼先君之統者。即為先君之後。雖無父子之名。而用父子
之禮。　皇上承　穆宗之統矣。何以又別立後。不知父子之說。漢唐來久已不行。
且　皇上承繼　文宗顯皇帝為子。已有明文。　文宗有子。則　穆宗無子
矣。豈有　御宇十三年。功德溥四海之　先帝。而不為立後者。其不足辯一也。一曰
禮嫡子不得後大宗。不知此為臣庶言之。非為　天家言之也。古來擇取親屬入承
大統則本宗不敢私其嫡子。尊尊也。若嗣君為先君立嗣。則嗣君亦不得私其嫡子。
蓋嗣君與先君。當日固有君臣之分者也。亦尊尊也。然入承大統者。既承　累朝
之大宗。則本支應自為繼別之宗。並不得以小宗論。於禮於法。當立別嗣者也。嗣君
既為大宗。則雖以子為先君後。於禮於法。不能別立嗣者也。然則就今日事勢論之。

將來皇子雖為　穆宗之嗣子，仍無妨為　皇上之嫡子，尊尊亦親親也。　皇朝律令對承繼之文，則曰本生父母，他日稱謂區別，　聖心自有權衡。　兩宮以聖而行權，　皇上以聖而制禮，一舉而忠孝慈友之人倫備焉，尊尊親親之禮意賅焉，義協而禮起。何為不可，其不足辨二也。一曰春秋傳云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姪，蟬轉授受，每難貼然，不知從父從子，乃生釁隙。若　皇上承統　先朝，但存名義，豈判親疏，其不足辨三也。凡此皆摩經之精言，而實不切於今日之情事，設有迂儒引之以撓大國是，使夫藉之以文其姦言。　大智聰明，豈能惑哉。今者任事已矣。惠陵承闕。　帝　后同體，既無委裘遺腹之男，復鮮慰情勝無之女，傷心千古。夫復何言。承嗣承統之說，不過於禮制典冊之中，存此數字空文，俾　穆宗在天之靈，魂雖遠而不遠，幾忘而不忘，庶可稍慰　兩宮屬閔之懷，且伸　皇上友于之愛。夫吳可讀區區一貶謫小臣耳，尚且昌言以發其端，致命以期其許，何況子道弟道兼盡之　聖王哉。昔漢景帝欲悅竇太后之意，至有千秋萬歲後傳梁王之語，梁王非有應嗣之分者也。宋高宗以太宗之後，乃閔太祖子孫零落，而以太祖七世孫孝宗為嗣，孝宗非有承統之約者也。　皇上聖明，遠在二君之上，竊謂今日者，惟在育成　毓慶宮侍學諸臣盡心輔導，培養　天性，開陳至道。　皇上孝弟之心，油

然而自生尊尊親親之等。秩然而不紊。任賢去佞內修外攘。則所以仰體 兩宮。上慰 穆宗者。固不僅在繼嗣承統一端而已也。即以此一端而論。其決心正本之方。亦在彼而不在此。伏維 皇太后與 皇上名分已定。恩誼日篤。 皇太后視 皇上所生皇子。無論承繼 穆宗與否。同為己孫。 皇上視所生皇子。無論承嗣 穆宗與否。同為己子。君臣一德。共濟艱難。此 宗社之福。而臣民之願也。臣恭繹 懿旨中即是此意。妥議具奏二語文義。是者。是其將來大統宜歸嗣子之意。議者。議夫繼嗣繼統並行不悖之方。臣工應命陳言。豈敢以依違兩可之游詞。貽 廟堂他日之籌慮。是以謹竭愚悃。專摺具陳。無任悚惕屏營之至。

非弭兵

兵之於國家。猶氣之於人身也。肝藏血而助氣。故內經以肝為將軍之官。人未有無氣而能生者。國未有無兵而能存者。今世智計之士。覩時勢之日棘。慨戰守之無具。於是創議入西國弭兵會。以冀保東方太平之局。此尤無聊而召侮者也。向戍弭兵。子罕責其以誣道蔽諸侯。況今之環球諸強國。誰能誣之。誰能蔽之。與國之立弭兵會有年矣。始則俄攻土耳其。未幾而德攻阿洲。未幾而英攻埃及。未幾而英攻西藏未幾而法攻馬達加斯加。未幾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幾而土耳其攻希臘。未聞與會

中有起而為魯連子者也。德遂以兵占我膠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順矣。廿年以來。但聞此國增兵船。彼國籌餉。爭雄爭長。而未有底止。我果有兵。弱國懼我。強國親我。一動與歐則歐勝。與亞則亞勝。如是則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權在我也。我無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為萬國笑乎。誦孝經以散黃巾。黃巾不聽。舉騶虞幡以解鬬。鬬者不止。苟欲弭兵。莫如練兵。海有戰艦五十艘。陸有精兵三十萬。兵日雄。船日多。礮臺日固。軍械日富。鐵路日通。則各國相視而不肯先動。有敗約者。必出於戰。不恤孤注。不求瓦全。如是則東洋助順。西洋居間。而東方太平之局成矣。管子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若弭兵之議一倡。則朝野上下。人人皆坐待此會之成。更不復有安危圖治之心。枕戈待敵之事。各省裁兵數軍。裁者不復。存者不練。器械朽敗。臺壘空虛。文酣武嬉。吏貪民困。忠諫不入。賢才不求。言官結舌。人才消沮。諸國見我之昏愚如此。無志如此。於是一舉而分裂之。是適以速亡而已。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不噬人。不亦徒勞矣乎。又有篤信公法之說者。謂公法為可恃。其愚亦與此同。夫權力相等。則有公法。強弱不侔。法於何有。古來列國相持之世。其說曰。力鈞角勇。勇鈞角智。未聞有法以束之也。今日五洲各國之交際。小國與大國交不同。西國與中國交又不同。即如進口稅主人為政。中國不然也。寓商受本國約束。

中國不然也。各國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內河。中國不然也。華洋商民相殺。一重一輕。交涉之案。西人會審。各國所無也。不得與於萬國公會。奚暇與我講公法哉。如弭兵之為笑柄。悟公法之為術是。舍求諸己而何以哉。

請分別裁定陋規以肅吏治疏　黃體芳

奏為外省陋規有害吏治請分別裁定以清治源而收實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
近來屢因言官條奏　諭令督撫將各項陋規革除仰見　聖主澄敘官方之
至意竊惟外省陋規原非一致惟取之屬員者最為吏治之害各省名目不一或名
節壽到任禮或名季規或名薪水或名幫項早年督撫頗有收受節壽等規者今日
督撫尚少此事藩司或有或無各省不同至臬司以至道府無不仰給於此近年惡
習卑諂州縣則多送見好貪橫大吏則額外誅求善地由少而多瘠區由無而有屬
吏受黜者即以此挾制上司以致道府表率徒有其名控案不能提劾員不能據究
藩司臬司升調補署之權臬司為刑名生死所繫一受其餽遺則委撤必至瞻徇招
解不便翻駁吏事民命尚堪問哉各省所同正不獨河南為然也然歷來言官彈奏
者多矣屬員訐告者有矣從未聞督撫以此劾去一人者如果絕無其事則言者豈
概虛誣如果有而不糾則疆臣又豈盡皆聾瞶祇以軍興以來廉俸減成加以攤捐
坐扣多者得半少者僅一二成辦公實有不敷夫伯夷原思古今有幾故大吏亦祇
聽其自然沿襲敝俗半明半暗不公不私登奏牘則力戒而僚屬相對則昌言不諱
也居局外則詆斥陋規而及其身為外吏則收受亦猶前人也有本心者嫌於究非

義取。合倨而從賤強有力者恃其稍且贓私。求多而無忌。今者仰蒙 聖諭諄諄。果能從此認真查禁。一律革除。自屬極美盛舉。特恐大吏處此。動多窒礙。仍不免視為具文。陽奉陰違。藉屬員不便之詞。為自己濫收之地。雖日勞申儆。而屬禁虛懸。非朝廷實事求是之意也。臣愚以為 聖明之世。宜令大小官吏。光明不欺。既不取醜類曖昧之財。亦不受辦公竭蹶之累。貪暴者無從多取。潔清者有以自存。但陋規之中。頗有區別。院司之患。在乎上官加增。道府之患。在乎屬員挾制。若督撫康俸本厚。藩司皆有平餘。用度綽然。此斷不可稍取於下者也。臬司道府。此宜量為變通。明定限制者也。伏查前湖北巡撫胡林翼奏定折漕裁汰浮費。為種道州縣明定贏餘。從此漕弊一清。官民兩利。 文宗顯皇帝手詔批答。謂其袪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曾國藩督兩江。沈葆楨撫江西時。核定錢漕。將通省陋規。裁定立案。近來安徽亦將各衙門陋規裁定。解司轉發。通融勻分。名曰津貼。閻敬銘撫山東時。力裁攤捐。寬留坐支。州縣虧空遂少。此諸臣皆近日所稱公忠體 國。通達治體者也。而所辦大率如此。何哉。寓裁撤於體恤之中。公事公言。各有定分。是即所以教廉也。事求其禁令易行。法期於中人能守。而不以矯情無實之語。欺飾 朝廷。是即所以教忠也。既有其轍可循。成效可考。擬請 飭下各省督撫悉心核議。咨取江西福建安徽章程。體

察本省情形。酌量采擇。仿照辦理。將向來節壽等陋規名目。永遠裁革。除督撫藩司無論舊日有無。概行禁絕外。而臬司道府酌定公費。其數以二三十年前舊規為準。過多者並加核減。取足辦公而止。尤不得以近來加增者為憑。令州縣用印文徑解各該衙門。奏明立案。敢於定章外多受一錢者。以贓論。督撫治以隱匿之罪。至於攤捐各項。未必盡歸公用。多入藩署私囊。前已有　旨飭令裁減。並請　嚴飭痛加刪汰。令將裁減幾何。勒限覆奏立案。以後許減而不許增。庶幾廉者有養。貪者有制。下知敬憚。上峻風裁。夫國本在民。民命在州縣。必使州縣不重累。而督察州縣者各舉其職。則州縣治矣。方今民生日困。吏治日偷。若不為分別裁定。誠恐道府以下之忍恥收受者自若。而兩司以上之挾勢加增者。將無底止。懍蒙　嚴旨飭禁。法在必行。正名核實。一洗百年之積弊。則吏治蒸蒸不難也。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

丁文誠公墓誌銘

趙國華

同治七年春。捻匪張總愚擁逆數萬。自晉而豫。漸犯畿疆。北蹂定州。掠及保定。勢且燎原。去 禁鑾僅二百里。 朝廷震動。至遣宿衛之旅。出 國門備禦。當是時。有越境闌警。炳燭會軍儕號。所部騎武。兼郵入援。一日夜數百里。猝出賊前。轉戰雄任祁高蕭之交。復饒陽城。倥傯之際。其他將帥。多得詰讓。而一軍北上。首先奮勇。勇往迅速。保衛近畿之疆。不絕於驛。 詔凡七下。聲赫中外。則山東巡撫丁公也。八年秋。有樓船銜尾。自潞津來。沂運河南下。旗幟殊異。侶倡都甚。力人健師。歌兒浮屠。詭處其間。聲觀駭聞。嘶呼伏揚。所經為之下。無敢發者。蓋安得海以太監稱有密遣。而山東巡撫執而鞫之。謂大臣未聞有命。汝曹私出。制令所無。必詐無疑。奏置於法。亦丁公也。公諱寶楨。字穉璜。貴州平遠州人。曾祖考公俊生員。祖考必榮。四川昭化縣知縣。考世榮。鎮遠府訓導。祀鄉賢。以公 封皆光祿大夫。曾祖妣李。祖妣黃。妣諶。繼皆一品夫人。鄉賢四子。公第三。諶夫人出。少能文。有操略。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咸豐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母喪里居。遵義楊龍喜造亂。蔓平遠。公起毀家赴鄉兵。眾始難之。公曰。賊至。家豈吾有耶。募壯士。出奇計。戰漸及遠。龍喜平。當事奏留公黔軍。給其餼。 朝廷嘉公。行間除編修。異數也。公之能軍自此始。既簡湖南岳州府知府。遣

所練。待饟金十餘萬。籌者以為憂。公取五百集而謂之曰。遭時變亂。而累父老子弟協力捍閭里。倥偬十年。死者已矣。予與諸君幸無恙。今被 命將行。庫餉不給。其何以為情。視諸君徒手歸。則皆泣下曰。公破家急難。吾衆亦以義起。必有求乎。公行矣。公亦泣下。即日而別。蓋供億之少。解散之易。軍興以來。未嘗有也。抵岳州。粵賊石達開方窺楚。而陳玉成由金陵上竄。鄂諸南岸州縣盡陷賊。岳不守者四。公至以死誓。方畧堅密。民悉返。城以完。越歲為同治元年。調長沙。嘗值客軍數千。將不在。鼓噪來。公請於大府。貸發三萬金。斬其倡五人。頃刻而定。旋擢山東按察使。晉布政使。躋巡撫。始至東。用兵者六年。善恤將士。能推有功。賊往來剽悍。公乃卷甲窮躡。人樂為之急。又銳於乘勢。不主畫疆自守。而與跨境諸連帥。和衷戮力。其後諸軍會聚。先後殲羣賊任柱賴文洸張總愚。逆酋悉平。皆於山東。中原肅清。暇嘗東登蓬萊。歎息而返。於是盡釐吏事。綜覈屬務持大體。不為刻覈。而器量恢廓。廉剛有威。而遇闒冗之夫。猥緩之政。則必痛摘深劾。事之所繫。在國與民。則必行其志而後已。黃河入東。其始決隄家林及賈莊也。東南幾為澤國。羣工集議。莫敢當。公慨焉自請。植立沙子冰雪中。費不半原估。年以集事。撫東且十年。吏治稱於天下。光緒二年。擢四川總督。公在東久。故視蜀中百務皆窳隳。重新設施。人不能堪。謗至京師。 朝廷知公深。不為動。

公得畢其力。無鉅細必舉。復都江故隄。還民田數十萬畝。裁減夫馬。民困大蘇。川鹽久敝。利官病。　國家歲失成利百餘萬。公創滇邊黔邊官運法。悉收復之。計自通籍至秉節。初治軍旅。繼任封疆。迭以殊勞　賞孔雀翎一品冠帶。　太子少保。　紫禁城騎馬。　恩大寵濃。功偉績張。而未嘗以一好自娛。一息弛學問。凡有興革。不避怨嫌。奏議咨牘。動數百千言。不手假於人。其瞻然不欺。其毅然不撓。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督川亦十年。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七。遺表　聞。　九重悼惜。　贈太子太保。　予謚文誠。　賜祭葬。祀賢良祠。併建祠山東行省。　朝廷亦知公於山東。米邑之桐鄉也者。初公夫人卒。黔亂不獲歸。請於朝。葬山東歷城縣華山之陽。至是　詔仍葬公於東。喪之歸。郊野祭帀相屬。弇者望者悲者數者。則有述軼事者曰。公始至東。忠親王方盛濇川賦。王瘏見督撫兩司不設坐。公至門。謂同役　國家事。坐則見。不然勿通。左右大驚。王聞之。遽加禮焉。聞者稱公。並賢王也。其實微公無以成王之賢也。然以余觀公生平處大事。無所避。多矣。此又足道哉。娶諶夫人。男子五。體常山西河東道。體勤直隸永平府通判。體仁候選知縣。體成光緒九年進士。刑部陝西司主事。俱嫡出。勤仁成先卒。體咸。　恩賞郎中。女子五。適黃桂荃。適陳洵慶。俱嫡出。適吳以業。未字者二。孫道臣。道源。道津。道敏

俱體勤出。以公故　旨均侯及歲引見。公薨之次年。體常等將以九月二十五日葬公於前阡。而以銘幽之文不可缺也。乞敬銘為之。嗚呼。余忝知公。公之德不以人言充歉者也。雖不文。又焉辭。銘曰。

萬物自柳之浮萍。賢者自松之茯苓。巨人自人之列星。噫嘻文誠。惟公之生。其氣英英。惟公之歿。遺疏在　闕。其光烈烈。川亦匪遙。山亦匪高。惟公之靈。驅瀾亘霄。孰黔之西。孰晉之北。其精在天。是安其魄。

福建行省重濬城河碑記

莊士敏

溝洫之利，由來尚矣。八閩都會，形勝冠乎列州，自晉嚴高築城濬河，因其地勢，西南隅引潮，東北隅納諸山之水，以備守禦，以制旱澇。越今垂二千載，代有濬治。歷年既久，輙更湮塞。前志所紀，如唐韓胡、宋曹穎叔、程師孟、趙忠定，及明之謝貴、江鐸、熊尚文、陳邦瞻諸賢，咸可稱述。而蔡忠惠之行水，先廣疏渠浦，以暢城河之源委，遂使襟帶環抱，萌府磬然，舟舶驩呼，鱗次櫛比，譬諸一人之身，脉絡貫通，營衛大適，此邦之所以殷阜繁昌者，豈不由此也歟。洪維我　朝子愛黎元，大吏奉宣德意，惟恐不及。粵在康熙之歲，濬城隍以及內河，行省利賴者百餘載。咸豐初元暨同治之四年，皆濬而後塞，四關之內，同於行潦，閩壅弗澤，民大不便。余來福州，循覽四顧，良用慨息。絀於庫藏，低徊久之。維城濠承西河委波，以分布於四門，西河之納不宏，慮湖汐驟漲時或泛溢，人力所致，而先西河以暨城濠，而後郡治各橋，可次第舉也。過於程極用，仍其通而疏其壅。請於制府，以道員沈君庴揚領其事，而遴幹吏爲之佐。肇始洪山橋，東南流環大凰山，迄於西水門，凡二千二十五丈。更治西水門外濠，迄於南郭通新港之江流。其在城以內者，起西水門之觀音橋，稍折而南，經東至古仙橋，合水部門之水，北過灣橋，匯流達西水門，而東北隅之水，入湯水門，西越楊橋至雙抛橋。

羅覩香橋之支流。出北水門。又楊橋之別流。北注於達明河。迴繞紫微。蔚鍾靈異。長至今辰。筮吉舉鍤。築防截流。俄頃告涸。千夫雲集。受署惟謹。若迺衢巷偪仄。擔土無措。則先濬南岸。決隄納艇。運致郊原。用肥畎畝。旋又下遏。吏理北岸。高下通理。塗無怨咨。役不逾時。十旬而畢。爲費通七千三百緡有奇。取諸海市罰鍰。不縻正帑。自今以還。茹溪納湖。無溢無竭。都市萬戶。抱甕飲甘。往視西郊。商舶輻輳。謳謠轢畔。惟溢行旅。余與沈君秉制府之成算。賴邦人之踴躍。委任僚佐。用底於成。司爟加謹於炎方。守吏儆惕於隍塹。未敢遽希忠惠。或庶幾勞民萬一焉。若夫通塞靡常。前事可鑒。因時宣洩。益擴美利。以俟後之君子。董斯役者某某官某某。應附書。

任將相說

王韜

世人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所謂注意者。能真知而灼見之也。既知之則必用之。既用之則必任之。嗚呼。自古無委任不專。而能大有為者也。將相者。國家之所當專任者也。相輔天子。為天下得人。進賢退不肖。以收羣策羣力之效。古有為相數月。而舉其鄉里親故百餘人者。人以為病。則曰彼皆我所知者也。舉其所知。即由布衣而擢之上位。天下不以為駭。曰惟其才而已。亦不以為私。曰惟其公而已。黜陟用舍。一月而至百餘人。天下不以為專。曰惟其當而已。誠如是也。人才皆思自奮。而相臣皆得以網羅之。曰如是不患植黨乎。曰否。帝心簡在之相臣。必其能公忠體國者也。淺假用之而不任之。任之而復疑之。束縛馳驟。拘牽遏抑。安用是相臣為哉。今者雖曰破格用人。廣闢賢路。而所用者未皆得人也。所舉者亦未必皆賢。其間獲登薦牘者。或由買聲求知。或以夤緣奔競。非挾策以鑽營。必不能得。而所謂真賢真才。固猶伏處乎山林未出也。是賢路未必廣也。今者雖曰詔求直言。罔拘忌諱。顧科道所言。亦不過奉行故事。掙一而舉百。否一而可百。迂遠而不切於事情。瑣細而無當乎急務。不能隨例變通。與時消息。足以振弊而起衰。則求其真直言無隱者難矣。是言路之未必開也。能羅致而激揚之者。是在相臣而已。今者朝廷出一言。更一

例。動格於部議不行。相臣之權在六部。六部之權在軍機。固守成憲。而相臣拱手以聽之而已。安所見設施乎。此與無相同。古者師出不受君命。閫外制自將軍。非重其威。正欲其速於建功耳。凡在軍之舉動。籌餉調兵練衆。遲速多寡。悉主自一人。文自道府州縣以下。武自提鎮參游以下。咸歸其節制。賞罰生殺。惟其所裁。不必別遣參贊幫辦大員。以分其權。俾其稍有掣肘。權既重則責亦非輕。凡其所施之地。必不至於畫疆自域。而以鞭長莫及為辭。夫是以為將者得以責之於偏裨。偏裨得以責之於兵旅。無不各盡其力。而致其死命。刑足以威其志。惠足以結其心。上下交固。指臂相用。號令一出。捷於風雷。戰陣既臨。可推山岳。蓋此時兵知有將而不知有身。而後賊無難辦矣。今之所謂大將者。驕倨貴重。與士卒素不相習。節鉞所駐。距賊甚遠。諉曰是在居中駕馭。扼要防禦也。幸而所遣有功。偏師獲勝。則自以為調署有方。歸功於己。設不幸而賊氣日逼。則姑棄之而走。曰將圖退保也。嗚呼。惟能戰然後能守。戰且不能。何能守乎。平時厚其供張。養尊處優。並不知士卒之甘苦痛癢。而所謂左右親兵者。無非為其敗北翼護之用。在營之時。賊錦繡而饜粱肉。嚚囂然以陵於衆。至於拔尤舉功。則以此輩為先。衝鋒陷堅之士。其誰不解體。如是安能望兵之肯盡力用命哉。此與無將同。誠能朝有良相。營有良將。以圖治於內。而奮威於外。安見天下

事之不足有為也彼賊之縱橫跋扈特一時之艱難已耳究非天下安危所繫也天下之安危在乎人才而已將相者人才之總領也嗚呼國有良將相於乎賊何有哉

日本雜事詩序

海外諸邦與我國通問最早者莫如日本秦漢間方士恒詡海上有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而徐福竟得先至其境宜乎後來接踵往者衆矣然卒不一聞也隋唐之際彼國人士往來中土者率學成執精而後去奇編異帙不惜重價購求我之所無往往為彼之所有明代通商以來往者皆賈人予頗望名流從未一至彼中書籍談我國之土風俗尚物產民情山川之詭異政事之沿革有如燭照犀然而我中國文士所撰述上至正史下至稗官往往語焉而不詳舛誤承訛未更親覩竊歎好事者之難其人也咸豐年間日本定與美利堅國通商泰西諸邦先後麕至不數年而日人崇尚西學倣傚西法丕然一變其積習我中朝素為同文之國且相距非遙商賈之操貿遷術前往者實繁有徒衛商睦隣宜 簡重臣用以熟識外情宣揚 國威於是何子峨侍講張魯生太守實膺是任而黃君公度參贊帷幄焉公度嶺南名下士也今豐順丁公尤器重之亟欲延致幕府而君時公車北上以此相左既副皇華之選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執贄求見者戶外屨滿而君為之提唱風雅

於所呈詩文。率悉心指其疵謬所在。每一篇出。羣奉為金科玉律。此日本開國以來所未有也。日本文教之開。已千有餘年。而文章學問之盛。於今為烈。又得公度以振興之。此千載一時也。雖然。此特公度之餘事耳。方今外交日廣。時變日亟。幾於玉帛兵戎。介乎兩境。使臣持節萬里之外。便宜行事。宜乎高下從心。而剛則失隣歡。柔則褻 國體。所謂折衝於樽俎之間。戰勝於壇坫之上者。豈易言哉。今公度出其嘉猷碩畫。以佐兩星使於遺大投艱之際。而有雍容揖讓之休。其風度端凝。洵乎不可及也。又以政事之暇。問俗采風。著日本雜事詩二卷。都一百五十四首。敘述風土。紀載方言。錯綜事蹟。感慨古今。或一詩但紀一事。或數事合為一詩。皆足以資考證。大抵意主紀事。不在修詞。其間寓勸懲。明美刺。且存微旨。而採摭浩博。援引詳明。方諸古人。實未多讓。如阮閱之知郴州。曾極之官金陵。許尚之居華亭。信孺之官南海。皆以一方事實。託諸詠吟。顧體例雖同。而意趣則異。此則楊子雲之所未詳。周孝侯之所未紀。奇搜山海以外。事錄秦漢而還。仙島神洲。多編日記。殊方異俗。咸入風謠。舉凡勝蹟之顯湮。人事之變易。物類之美惡。歲時之送迎。亦並纖悉靡遺焉。洵足為鉅觀矣。余去歲閏三月。以養痾餘閒。旅居江戶。遂得識君於節署。嗣後聯詩別墅。畫壁旗亭。停車探忍岡之花。泛舟捉墨川之月。遊屐追陪。殆無虛日。君與余相交雖新。而相

知有者。三日不見。則折簡來招。每酒酣耳熱。談天下事。長沙太息。無此精詳。同甫激昂。遜茲沈痛。洵當今不易才也。余每參一議。君亦為首肯。逮余將行。出示此書。讀未終篇。擊節者再。此必傳之作也。亟宜早付手民。俾斯世得以先覩為快。因請於公度。即以余處活字板排印。公度許之。遂攜以歸。旅聞是書已刻於京師譯館。洵乎有用之書。為衆目所共覩也。排印既竟。即書其端。若作弁言。則我豈敢。

跋岡鹿門送西吉甫游俄文後

余游東瀛。藉養疴。僑居江戶。適暑消夏。所交多名人勝流。如成齋誠卿官一等編修。為史官長。職居禁近。望重詞壇。鹿門肖野前皆有位於朝。近則隱居不仕。泉石優游。叔謀櫻泉年少而才美。時與蓊翁。每見輒以文字相質證。杯酒從容。上談風月。此數君子者。文章節行。照耀東國。而猶不自滿。皆願納交恐後。而得一言以為榮。臨行鹿門出文五十篇。屬余刪定。將壽諸梓。顧東歸後。或干役道途。或偃息牀第。絕無暇晷。藥罏經卷。長夜無聊。展讀側理。不復思歸。近始出諸行篋而觀之。則中多憂國經世之言。誠世之有心人也。其友西吉甫游於俄。鹿門作文以送之。其言薩摩西吉甫將游俄國。余與諸友設祖宴。且與論宇內形勢曰。方今俄與英法普奧爭雄歐土。猶戰國七雄。以合從連衡為事也。俄國於極北。據形勝之地。窺各國之釁。猶秦阻殽函

以臨六國也。英法普奧。富國修政。練兵養銳。而環視俄。逡巡不敢犯之者。猶趙楚稱雄六國。而不西向窺秦也。英法講交四方。通互市。要盟約者。六國之合從也。俄之開疆土。張國威。坐今鄰近折服者。則秦之所連衡也。而秦之所以能併六國者。則在取巴蜀而據其資也。巴蜀未併。則國力不張。秦未可東兵也。今俄之蠶食亞細亞東北。亦殆秦之取巴蜀而據其資者矣。俄往年攻土耳其。幾為英法所扼。無功而止。於是其意謂與其爭歐。不如爭亞。蓋爭歐難而爭亞易。俄既東向。併亞細亞諸國。而後將背擅吭以薄英法。則其志可逞也。其經略亞細亞東北。遣使論日本北疆。略堪察加。佐甲康。其成算可知也。近聞自佐甲康至彼得堡七千里間。通車馬道。又以美洲所轄之地。鬻於合衆。而所得數百萬金。尤開拓東北之費。此勢駸駸以南。則安知異日不以東北全力薄英法。濟其所大欲。如秦統一六國者。日本國於東海。為東洋之門戶。然北為俄所凌轢。西為英法所恫喝。此猶韓魏西北逼秦趣。東南介於齊楚。天下有事。一敗一勝。無得失於秦。而韓魏常受其弊。日之多事。將在此始。言未終。吉甫太息曰。此余之所以有此游也。嗚呼。余常好論宇內形勢。竊慨世風日下。士之識力。不足與談方今之計。今吉甫所志甚壯。所任甚大。是行在得彼國之情。不可無一言以壯其行。因即書所言以贈別。鹿門此文於日俄形勢。瞭如指掌矣。鹿門之志。常欲

中日相睦。聯英以拒俄。夫就亞洲地勢以觀。中之與日。固所謂唇齒相聯。而輔車相依者也。鹿門往時酒酣耳熱。輒縱談天下大計。洒洒成議。慨欲擊碎唾壺。而萬目時艱。愴懷近事。每惜其志之不得伸。嗚呼。欲維持亞洲之大局者。其盍於中日輯和加之意哉。

覆趙昔齋書　　曾肅

閣下手書。承教良多。論學談心。出自躬行心得之口。借令神悚而其間有鄙意所未喻者。不得不反覆叩之。以發閣下之洪鐘也。物則民彝。生人皆有。聖賢非有餘。庸愚非不足。所賦於天者同也。而上達下達。卒判天淵者。師道不立。民不興行。君子少而小人多也。古今學術之患。不在真小人。而在偽君子。真小人不惜聲名。不顧廉恥。所求者富貴利達。人皆知之。若偽君子。則欺世盜名。文過飾非。方且借孔孟之言。為藏身之固。闇竊取其近似者。以博廉讓之名。孔子所謂色取行違。邦家必聞者。正謂此耳。夫偽學之弊。今古同之。陽明之致良知。提其真心也。念臺之必慎獨。防其偽念也。明之中葉。世道人心。江河日下。王劉二子憂深慮遠。始終講學。誠欲以遏人欲存天理。是以大聲疾呼。不忍斯世斯民之陷溺。不避庸夫俗子之毀傷。不懼宵小憸壬之忌嫉。雖以身冒不韙而不辭也。尤西川私淑陽明。得薪傳於劉晴川。而力肩斯道。孟雲浦呂豫石皆繼述西川志事。月有會。日有講。提唱正學。不避人言。今其書具在可覆按也。而閣下乃曰講學之名。古今所忌。蜀洛東林。皆其前鑒。毋乃異於僕之所聞乎。君子之為學也。內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備天下國家之用。非講學無以淑身。非講學無以善世。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今以中下之資

勉強力行。猶恐不逮。而顧曰課心之法。即求即得。主敬存誠。無所謂難。則是以從容中道望學者。揆諸孔孟先難之旨。列聖艱難之心。恐不若是易耳。且夫講學者。亦講明此大學而已。古者十五入大學。明德新民。皆所以修身齊治均平。何一非性分中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胥本此真實無妄之心。以納人己於大道耳。只知成己。何暇為人。只知成物。何慮招謗。勤勤懇懇。以求此心之安而已。若恤人言而廢講學。則是以孔孟之所憂。伊尹之所任者。皆因人言而止。而謂此心能安乎。夫三代所謂小學者。六書之類是也。古之大學。粗之在禮樂射御之文。而精之在天地民物之大。近之在日用飲食之內。而推之在天下家國之間。藝成而下。德成而上。終始本末。一以貫之。學無大小。功分先後。服而習之。優而飫之。踐形即所以盡性。窮理亦可以至命。故周官為天理爛熟之書。而六官分職。率屬大小。鉅細罔弗畢賅。三物六行。皆大人之事。即皆大人之學。自子朱子以禮樂射御書數。與灑掃應對並隸於小學。今人遂輕六藝為末文。而以禮樂射御書數為粗節。此三代以後之學術治術所由分也。今閣下乃以小學較性理尤為親切易從。庸詎知性天為皇降之衷。而物則民彝。與夫日用倫常。皆由此而出焉者乎。主敬存誠。洛閩所以接洙泗也。盡性達天。孔孟所以行義文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千古聖賢。未有不灼見其大原。而能盡己性。盡人性。盡物

性參贊天地化育。以復入於大學之道。由是觀之。則孟子之性理。乃大人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乎。若以小學較性理爲親切。則是得其粗而遺其精。吾不知大學之所謂明新止至善者。果安在耶。至謂講學必致啟人言。且自課心。此言自修則可耳。自古修己治人。本屬一貫。課心者必徵諸事。事親從兄。皆有節文。入孝出弟。非徒默而成之也。今曰絕口不談。吾不知門內子弟。與列吾門牆者。果盡高明。而能悟道無言之教乎。抑聽其自爲。即能相與有成乎。詩曰誨爾諄諄。孔子曰誨人不倦。韓子曰君子不得位。則思修其詞以明其道。某深有慚於斯言。而欲以古人之自書者。揭諸坐右。時自勉以勉人耳。不獨高立崖岸。俯視一切。則吾豈敢。即好名一念。又豈僕之所存心者乎。大道爲公。賴講而明。累書數千言。非敢以瀆閣下。亦欲共明此道而已。詳說反約。是所望於博雅君子。

答曹布政問積主書

前月得讀鈞諭。詢咨積主。其說得之王訓導仲山。大江南北。行此頗多。吾豫承庥。近已有行之者。其法地方官擇端方大戶主其事。如北方之糧行頭是也。但行頭多無賴之徒。而積主乃端方之人。家道殷實。則本人所積之糧已多。品行端方。則四隣糶糴之糧自至。而必置之城中者。顯以示前朝後市之良法。隱以收堅壁清野之勝算。

無事則聽其買賣。而積主享其利。有事則用以餬口。而官民有所資。現在裏郊一帶。每集可得粟米一兩千桌。然交易於曠野。賊至恐藉以齎寇。積之於城中。賊來可據以養兵。況糧聚於城則民悉歸於城。民與民各衛其身家。出戰入守。不俟募而即收團練之效。為長官者激之以忠義。加之以禮貌。其事未有不舉者也。謹此致候某白。

兵計

何邦彥

昔岳飛將有事。必召諸統制與謀。謀定後戰。故有勝無敗。肩敬武聖也。故滅天下之大寇。必討防守遏絕之所。必知衝截攻圍之所。必熟策應援躡之所。至於大寇利走利守。利分利合。皆瞭然心目之間。故曰。治軍之道。為計三十二。一曰和。二曰息。三曰曰量。四曰忍。五曰弱。六曰强。七曰發。八曰畏。九曰防。十曰需。十一曰久。十二曰激。十三曰斷。十四曰聽。十五曰詭。十六曰信。十七曰諜。十八曰閒。十九曰內。二十曰實。二十一曰偏。二十二曰與。二十三曰養。二十四曰奪。二十五曰假。二十六曰名。二十七曰黜。二十八曰備。二十九曰法。三十曰同。三十一曰本。三十二曰保。

何謂和。上下一心是也。自古未有權奸在內。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未有將相協和而敵不破虜者。大將在外。權貴在內。斯時也。稍與權貴忤。彼將肆然掣肘。敵不可摧。故權其輕重。則君父讎敵為重。暗事權貴為輕。吾寧毀小節。以紓滅國之患也。然承平無事。則必名節為重。爵祿為輕。毀節。權也。守正。經也。昔者杜預行之。後儒譏之。未嘗不為之悲悼不已也。

何謂息。息民而用之是也。吳夫差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斬。是以滅於楚。秦隋已得天下。用兵不息。民疲於敗亡。故息民者。善守國者也。

何謂量。知己知彼是也。敵強而已足抗之。則可以勝可以不勝。敵弱而已之謀臣不足敵之。則可以不勝。不可以勝。敵實而備之者勝。敵弱而攻之者勝。敵勇而計困之者勝。敵之所利吾則害之。敵之所長吾則避之。吾之所利吾慎行之。吾之所短吾善濟之。故決之曰。君主孰明。將帥孰賢。地宇孰廣。士卒孰精。先於君將驗之。次驗之地利。驗之天時。驗之軍令國政。而廟堂勝負決矣。此孫子始計也。

何謂忍。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也。書曰。必有忍乃有濟。故能大忍者。可大有為於天下。觀忍之大小。以決英雄大小而已。臥龍之智。無搦者也。司馬懿以不戰屈之。至受巾幗而不辭。於虜蜀轉瞬為晉滅矣。夫非忍之為功也歟。至身抱奇略。披髮陽狂。遯草野甘心不悔者。知時也。知時則保身。保身則韜晦。忍之為功大矣哉

弱者強而示之弱。以驕之。文公退三舍以驕子玉。鬬伯比請羸楚師以張隨。匈奴匿壯士健馬而漢高被圍。此三者誘敵之道也。

強者弱而示之強也。立軍之迹。變幻不測。有以我之散卒。鬬敵之健卒者。以我之健卒。鬬敵之散卒者。始雖一敗。繼必二勝。

何謂致。敵所不戰致而戰之是也。攻敵所以救。掠敵所以趨。裸體以辱罵。辱書以激怒。佯降以相誘。佯北以相躡。徇使以激忿。伐鄰以來救之。八者激敵之道也。

何謂愚。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也。恃強者敗。戒強者勝。恃勝者敗。畏敗者勝。恃險者
敗。保險者勝。敗而畏者勝。敗而忘者敗。隨時隨地無不設防者勝。隨時隨處不致畏
謹者敗。故觀將帥者有三道焉。一曰才大小。二曰膽勇怯。三曰心畏怠。
非兵而知兵之謂防。水軍防火。陸軍防圍。軍行防躡。軍追防伏。晝戰防敗。宵戰防劫。
敵降防詐。險阻防失。退兵防追。遠襲防截。遠行防飢。久攻防援。戰防劫寨。困防死鬭。
臥防刺客。飲防下毒。至於守城防敵。則必每垛二軍。一主外視敵軍。敢有回顧者斬。
攻伐防敗。則必有截有伏。有誘有援。有夾攻。有奇兵。有正戰。敵有遺軍者援。未已也。
大敗防乘。大勝防驕。軍衆防潰。軍少防圍。大風雪大雨露防掩入。錫詒書飛羽檄防
僞致。一地不防。爲敵所陷。一刻不防。爲敵所算。之四語者。軍志之鑰。
遲而待之之謂需。德不足則增修。糧不足則積儲。軍不足則修補。此需之已者也。羣
雄各起。必有傷者。吾俟其疲而攻之。敵人遠來。利在速戰。吾深溝高壘以困之。遇敵
可滅不滅之。兵可乘不乘之。坐失事機。貽　國家害。此需之失也。何生曰。需有利有
害。
急而乘之之謂疾。敵援未至。吾急攻之。險阻之地。吾先據之。有輕車捷焉。一曰馳。二
百里者。有潛師利兵。一軍而襲國都者。有乘勝擊之。使不得合謀者。有席捲來威。而

勦滅後患者。有乘勝急進。而敵不知備者。有先需而後疾者。需為疾。輒疾為需。輒宜需則需。宜疾則疾。

久者何。持久以要之是也。敵無外援。敵無降志。必度我之力。足以制敵。可為之。不然。鮮有不敗者。

激者何。自激以作怒是也。速杞之役。季梁請下之。以怒楚師。楚伐庸。師叔曰。彼驕我怒。而後可克。蓋激將。必稱敵之勇焉。激士。必辱己之名焉。

斷者何。決也。好謀無斷。每戰必敗。得策輒行。每戰必勝。善斷者。必合彼之利害。衡之必合己之長短。衡之。計之已決。不為小敗沮。不為君命止。不為羣言惑。或誘。或截。或伏。或援。或追。或退。是謂之軍司。當斷不斷。反受其殃。不當斷而斷。亦受厥咎。奉詔班師。中原不復。君子曰。惜哉。岳飛之無斷也。

何謂聽。集思廣益是也。聽於衆則受誅。聽於賢則謀決。聽於能則謀勝。聽於貴則令行。聽於私則大敗。聽於讒則軍離。善聽者。必以萬勝萬敗計之。半勝半敗計之。不勝不敗計之。計之已熟。乃行之。豈中心無主者可幾哉。

詭也者。行軍要道也。故聲東則擊西。聲西則擊東。班師則偽進。急戰則偽退。敵畏吾強則示之強。敵欺吾弱則示之弱者。詭道也。敵畏吾強則示之弱。敵欺吾弱則示之

强者亦詭道也。知己之所以詭人。而不知敵之所以詭我。一勝一敗。知己之所以詭人。而知敵之所以破我詭者。而我別行所詭。每戰必勝。知人之所以詭我。而知敵之所以防我詭者。而我別行所詭。每戰必勝。不知己之詭人。人之詭我。每戰必敗。迂儒治軍。而曰吾以詭道行之。吾弗爲。是欲滅君父天下也。

何謂信。治軍必將。賞罰必信。信之在己也。不誅降卒。不掠婦女。古者有此言矣。而反之。天下將不信而叛我也。帝王之軍。有詭有信。殘賊之軍。有詭有信。迂儒之軍。有信無詭。余曰。治國者信爲重。詭不可用。治軍者詭爲質。信爲輔。

至於間諜何爲哉。有仕於其國。賂賞以圖之者。有餌其臣僕。漏言於我者。有離其君臣將相之交者。有使人入其境。諜其事以相告者。是謂用間。秦諜楚鄭而晉知之。子元伐鄭。諜告曰。楚幕有烏。是謂用諜。諜者。軍之耳目也。間者。軍之心腹也。吾有諜矣。敵不能間。機密也。故行軍之道。心腹有所未知。臨戰有所不漏。其神哉。

何謂內。奸之在內者也。欒盈之入晉也。因魏獻子。伯有之入鄭也。因馬師頡。莒婦紡焉以度。而破杞鄫。楚子建之母名吳人。而啟之以入郢。今夫謀人之國。而使心腹爲之內焉。國必敗。故金人之用秦檜。以相宋。而宋遂滅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何謂釁。或以內亂。或以外侵。或以年饑。或以遠襲。

何謂偪。孟獻子請城虎牢。諸侯戍焉。以偪鄭。晏弱城東陽以偪萊。環城堙之而傅於堞以入萊。是知偪之為道。可不戰而屈人之兵者。

何謂與。與國是也。漢武欲厄匈奴。而攻西域取車師。以斷匈奴之臂。可謂能軍矣。或遠交而近攻。或左交而右攻。或貢之使微弱。或間之使孤窮。或取所恐而攻易成。或因所親而交益固。

何謂善。與國雖衆。吾能搖蕩之也。何謂不善。借敵之兵。強我有餘。則為嘵矣。

何謂救。晉伐鄭。秦伐晉以救鄭。宋圍曹。鄭侵宋以救曹。此攻其國者也。晉伐齊。楚伐鄭以救齊。晉伐鄭。楚侵陳侵宋以救鄭。此攻其與者也。雖質徐庶之母而徐庶降。楚質太公而漢兵退。若是者。質之道也。

何謂假。假於意。假鬼神吉徵。假物象瑞應。以收天下之人心。是一道也。

何謂名。權敍者。利正位矣。放伐者。利暴罪矣。草澤者。利安民矣。名不正。未有能成者也。成之未有可久者也。

何謂辭。作為明示。昭告天下。敵苦稅斂。則曰薄征。敵苦君虐。則曰除暴。敵苦軍興。則曰息民。於是履之以信。天下感之。此辭之大也。至於說敵。亦曰禍福警之。利害啟之而已。雖然。恃辭者敗。有辭者勝。

何謂備。未戰備戰。將戰備敗。已戰備敗。軍行備戰。軍止備敗。散地備敗。險地備敗。何子曰。無時不備敗。無地不備敗。有備無敗。無備有敗。太公復起。不易吾言矣。

何謂法。法莫急於講習。法莫於大賞罰。法莫大於賞舉能而罰殺能。法莫大於任將。

何謂同。一曰與士卒同甘苦。二曰與蒼生同憂患。

何謂本。修德息民是也。知本者。知天下靈蠢莫不貪生惡死。故遇敵則攻之。遇民則生之。孟子曰。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人。皆引領而望之矣。故治亂世者。以殺為輔。以不殺為本。

何謂保。既以武略定天下矣。而不修文德以柔之。未易保也。是故攻勝易。保勝難。取國易。保國難。知其難以圖其易。厥聖哉。

何邦彥曰。不嗜殺人。為得天下之本。鑒別智勇。為選將帥之本。爵秩尊卑。為馭英雄之本。賞罰必信。為軍政百司之本。清心寡慾。為修身出治之本。慈仁廉讓。為天閫殺運之本。先才後德。為平亂世之本。文武並重。賢能各任。為收人心之本。內外相制。官民遞撫。為保天下之本。懼失人心。不得罪於天下。為萬年開基之本。能如此者。可為王佐於廉。撥之哉。

武陽團練論

楊金監

常州府治附郭武進陽湖兩縣。東界無錫。南界宜興。北界江陰。爲京口至蘇省水陸必由之孔道。距吳淞福山諸海口。纔三百餘里耳。民情懦弱。風鶴可虞。雖經

聖上命將遣師。蕩平在即。而海氛遠竄。漢奸之解散者。無所得食。難保不煽誘逃兵土匪。擾累地方。欲求豫備之方。誠莫如團練。夫團練與召募異。召募者。捐貲雇募。聚易而散難。團練者。各保身家。宜靜不宜動。蓋團練即古守望相助之義。歷代用之。皆著成效。而用之之法。微有不同。緩用之則爲具文。驟用之則又驚衆。且有宜古不宜今。宜此不宜彼者。誠熟悉民俗。因勢而利導之。則禁暴詰奸之策。莫善於此。今且以武陽兩縣之情形論之。夫武陽地方百數十里。皆平原曠衍。無要隘可守。又無兵力可恃。民雖庶而多貧。俗尚文而輕武。非特簡營伍。塘汛練民壯。繕城堡。凡事之在官者。宜亟也。一旦有事。老營兵民壯。不過數百人。戰則不能守。守則不能戰。若非城鄉自行團練。勢且岌岌不支。近奉

諭旨令沿海州郡居民。自行團練。並奉常鎮道憲出示。勸諭富戶捐貲團練。而士民且遷延觀望。至今未見舉行者何哉。蓋愚民無知。恐未見其利。先受其害。是以不顧後日之患。且紓目前之急也。夫團練之所以爲害者。事前則苦需索。事後則苦徵調。捐貲召募。則累及富民。按丁科派。則累及貧民。何

以言之。團練則必編牌冊。料丁壯。製器械。習技勇。事繁而費重。紳士素不能號名鄉里。則將以事權屬於官。官不能不假手於佐貳胥役。一經胥役之手。而編查有紙筆之費。下鄉有供應之擾。故事未成而民已困。所謂苦需索者。其患一。團練之在鄉者。以大村統小村。在城者以大廟統小廟。常郡城守單弱。一旦有故。知某村某廟有壯勇可用。且將按籍而稽。從權調撥。夫團練之所以足恃者。以其各保身家。故雖有良莠強弱之不齊。自能各出死力以相救護也。一經調遣。則無身家田產可戀。勝則悍而敗則逃。無事則烏散。官與民兩無所利。而實交受其困。所謂苦徵調者。其患二。地方之有富戶。所以養貧民備緩急也。武陽富戶之極大者。家財不過十萬金。且皆田產而無財粟。而地方之游手好閒者。居十之三四。上年芙蓉圩偶有偏災。紳商竭力捐輸。築堤散賑。幸得安集災黎。而其先尚不免有土棍煽誘饑民搶劫之案。今以團練之資。責成富戶。則富戶少而貧民多。供億不勝。久長難計。稍有不遂。則聚眾而譁。富民不安。而貧民更無所恃。所謂捐資累富戶者。其患三。武陽民多而田少。壯丁多旅食四方。在城者為尤甚。其無業者。類皆煙賭無行。不可用。其可用者。如農工販豎。皆有職事以供衣食。欲簡其人以習器械。則妨其職業。勢不能枵腹以荷戈。欲贍其身家。而勢又不能徧給。所謂科派之累貧民者。其患四。誠除其患而興其利。則事不

煩而民不擾。安見團練之必不可行哉。行之奈何。官總其大綱。而紳士之賢良者分任其事。則需索之患除。官行其激勸。而冊籍總於紳士。則僥調之患除。富户捐貲。聽各紳士料量勸募。則富民之患除。鄉民練習。聽各人自願入冊。則貧民之患亦除。除其患則利可興矣。夫事莫難於剏始。非笑為迂。即指為害耳。迨害之既去。又慮無人無餉無器械也。苟當創始之時。於城之四隅。鄉之四周。各舉一二公正紳士。為衆所信服者。使之即所居之地。編查户籍。簡料丁壯。置備器械。演習武藝。即以其冊存於本團。互相稽查。以為衆倡。然後擇一二村坊之辦有成效者。官為激勸。以勞其成。由是以達於附近村坊。約十餘家公議推一團長。十團長推一團總。十團總推一團董。各團有事。均由團董以達於官。其他船隻責成埠頭。僧道責成廟主。皆設四柱冊循環簿。歸本處團總稽查。以杜容隱外奸之弊。如是則人足矣。各保身家。各謀衣食。各備器械。其有不給者。或需刀銃火藥金鼓油燭之類。就本團富户量力捐貲。存公給散。倘為時稍久。捐項不敷。聽民體察情形。公同酌量。城則按丁。鄉則按田。均勻攤捐。仍嚴禁土豪惡棍。藉端私派。抑勒善良之弊。如是則餉足矣。人足餉足。而團之法行。又於本城設武舉學。專請教師。聽民學習。其各團中有曾經學過拳棒及有膂力手足便捷者。由各團長保送到學。聽教師挑最優者留學演習。俟教演精熟。分教各團。

擇適中公所。聽壯丁早晚自行習練。庶貧民無妨生業。俟練有成式。則由團董教師擇日合操。比試給獎。然後申以步伐之齊。守望戰攻之要。則練之法亦行。官以為吾欲為民謀身家。不若使民各謀其身家。則民不勞而易勸。其有益於團練者。官為力助之。其有妨於團練者。官為驅除之。已行者。官為給賞。而濟其不逮。未行者。官不苛責。而勉其速成。於是民亦以為我有身家。而官護之。固已父勸而兄勉。懦立而頑廉。而況官不責我以難能。反助我以不足。有不率教者。官為我助之。無慮鄉里結怨也。有故擾眾者。官亦為我治之。更無慮豪強侵抑也。其有不欣然感奮者。豈情也哉。其他節目之詳備。操縱之機宜。則以其繁瑣者聽之民。而官總其大綱。以寬嚴者輔而行。而不苛其小節。因地制宜。隨時妙用。有兵皆寓於農。寄餉無累於 國。豈獨武陽為可行。特就武陽行之。亦已可耳。其人存。其政舉。在今日庸可緩乎。

國學扶輪社印

勸惜穀說

陸慶曾

天不雨粟。倉頡爲荒造字。人可辟穀。赤松異必從遊。是以貽我來牟。故中帝命。實兹稼穡。用厚民生。貴粟之訓。燦著乎經。非若撫米成珠。吐飯爲鳩。幻傳仙佛。說近元虛也。慶頤假陳君楊久。習與其鄉人遊。共飯時。見食畢。輙留餘粒。且有大如拳。盈一匊者。余訝而詢焉。或告余曰。此黎川俗尚。謂留餘以飯子孫者也。噫嘻。惑矣。夫人留不盡之智巧以還天地。留有餘之福澤以貽子孫。皆餘之說也。留餘粒足以長子孫。彼工心計。務著精者。陳粟相因。自謂後人可安坐而食。然猶不可恃。矧恃唾棄之餘粒。操昌饑之左券乎哉。土飯鼠腐。子孫未蒙其利。粒米狼戾。子孫先受其殃。試薦與者必不若此。且即一人之所棄。約計一握。合數千人之所棄。不啻盈升。積千萬人每飯之所棄。流可滿甕。聚可成山。揆諸聖王貴粟。天道虧盈。甚非所以弭災祲。召和甘。過豐年也。解之者曰。撤投從者。灌賑庖人。以其餘置陶器。飼犬豕。似非輕棄五穀者。然食者視如泥沙。欲濯者貴同金玉。得乎。且以人所珍。飼物所賤。彼寡婦無田。惟利滯穗。貧民樂歲。亦食糠覈。當亦聞而心惻者矣。黎川風俗醇厚。士大夫恭敬桑梓。惟此里巷相沿。猶或因循未革。貴者視爲小節。未及轉相告誡耳。抑或因利善導。進以善留有餘與荷鋤汗滴。試誦盤飧辛苦之詩。物愛心戚。先知稼穡艱難之故。

溝洫議上

施彥士

井田不可復。而溝洫不可不復。無溝洫而旱澇無備。常患無歲。聖人在上。而不能使菽粟如水火。非以此歟。顧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況阡陌既開。其制已廢二千餘年。而驟强之開溝洫。非獨其力不能。其心先不信。信而後勞。則必以身先之。先之則必擇天津左右。近海近河。不耕之官蕩而闢之。其亦可也。然有其地而不得其人。即不習其事。誰與共此。則必招南方習開溝洫之丁壯十人。或二十人。先開十頃。一年而溝塍封植之界具。二年而漸次布種。三年而新田成。計一頃百畝。以低田七十畝種稻。中歲畝收稻三石。作米一石五斗。七十畝當收米一百有五石。則七頃可歲收米一千五十石。以高地三十畝種木棉。中歲畝收花八十斤。三十畝當收花二千四百斤。則三頃可歲收花二萬四千斤。合米與花中價值銀三千餘兩。以三分之二。抵佃人廩種工本。猶歲贏千餘兩。其地價以畝十兩計。且值萬兩。而初歲開墾工費。不過二千餘兩。是費二千兩。三年間即成萬金之產。歲歲無虞水旱。可得千金。樂歲且倍之。北方之民。見此重利。而不力開溝洫以成良田者。未之有也。此溝洫之始事也。

溝洫議下

或謂如子之說。溝洫不可復矣。然亦知前代西北水利之所以不行乎。一則北方地廣人稀。且多游惰。二則巨族世家。恐水田既闢。失葦蕩自然之利。三則慮額外增賦貽無窮之害。遂致百計阻撓。使虞集徐貞明之策。卒格不行。而子且欲以先身之。其孰從而與之。曰此正坐不知盡力溝洫之利也。誠知其利。游惰者亦必盡力南畝。不至饑寒困苦。流為盜賊。且南方地少人多。一經設法召募。貧民耒耜出應者。且踵相接也。但當加意撫恤。勿使失所耳。其坐擁葦蕩者。聽其自墾。或募墾而收其租。其利倍蓰。自當勉出乃力。更齊之以政。而勸懲並用。其誰不從焉。至 國家田賦。自有定額。如試墾葦蕩地。祇納蘆課。俟報墾五年。或寬以十年。始照內地起科。以廣招徠。以期率作。如此則惟寓藏富於民。而所以富 國者。且不可勝言。何言之。古者步百為畝。三百步為里。方里為田九百畝。秦漢以來。二百四十步為畝。三百六十步為里。方里為田五頃四十畝。方十里。則五頃四十畝者百。為田五百四十頃。方百里。則五百四十頃者百。為田五萬四千頃。今自天津東至永平各屬。近海葦蕩。若盡行開墾。其當五萬四千頃。除高地二萬餘頃。種木棉豆麥外。其下地三萬餘頃。以稻人之法種稻。如前議中歲每頃收米一百五十石。則萬頃即得一百五十萬石。已達過南漕之數矣。從此南糧糶陳納新。南方之民。既無虞乏食。而以糶陳之銀。易北方新田之粟。如雍正年

間發帑收糴營田稻米舊章則民不加賦而已省轉漕之費不可勝計矣前人統計漕運造船旗丁行月并文武僚督隄壩閘夫剝淺各款須費四石而致一石以丙戌歲天津海運米價二兩二錢計則南糧一石到通 朝廷須費八兩八錢北方既有此米即歲減轉漕之半亦可歲省銀一千餘萬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信能行此而先於近海官蕩募開水田不惜小費并不致掣肘行見三輔重地水利大興不十年而成萬世之利此溝洫之終事也夫

送錢調甫之任贛榆教諭序

葉裕仁

予為諸生幾三十年矣與博士先生邈然不相接也而博士先生者亦無所以教諸生其勤者不過考校文字之得失以為吾之職止於是而已予嘗欲參攷漢唐以來學制及先儒治事經義之式紫陽嶽麓之教規推明　國家建學明倫作養人材之至意勒成一書以諷曉當世謂教官之為秩雖卑而為職甚重非品端學粹敦篤廉靜之士不足以居之亦非品端學粹敦篤廉靜之士不樂於居之甚矣教官之難其人也久矣　國家定制府州縣學官恆以待舉人之不為他官與士之貢成均者嘉慶朝推廣捐例士之餼於庠者得入貲為教官道光中增廣附生員亦得入貲為之其途亦雜矣軍興以來有司輒以教官無所事事委以巡徼訓練之責而為教官者方雜廁於武夫營弁之中而沾沾自喜使其練習戰攻守禦之法足以備　國家爪牙干城之選固無嫌於其越俎儒者明體達用之學固無施不可也乃徒冒越俎之嫌而曾無一劃之用彼有司者直以為飲食之而已驅策之而已則其輕之已甚矣夫以教官之自輕而有司遂得以輕之誠使教官不自輕則有司即能以其秩之卑而輕之而教官之所以不輕者固在也錢君調甫以景山教習選為贛榆教諭調甫為中丞頤叟先生伯子擩染庭訓庶幾品端學粹敦篤而廉靜者也其居是官必有

以自處矣於其行也舉向之所見為言亦甚媿乎之久困諸生不獲自振也

巴江廖侯還蜀序

今天下之敝莫患乎無吏治無吏治由於無人才無人才由於無學術此誠探本之論也蓋無吏治則其政弛其教廢其斂急其刑煩其愿民困而莠民昌其俗偷薄流蕩嗜利無恥於是奸宄竊發盜賊並作如是則一邑敗矣舉邑如是則一郡敗矣舉郡如是則一省敗矣舉省如是則天下不可為矣然職其要則操之朝廷尋其端則肇於一邑朝廷者天下之表準也一邑者朝廷之分土分民也朝廷治則百官治百官治則外之方伯連帥各得其人矣方伯連帥各得其人則郡守邑令皆得其人矣此由本達枝之勢也尋其端於一邑者邑令之於民至親也其疆域山川可親歷而知之其戶口之多寡貧富土田之肥瘠高下可目驗而數計也其士習民風之善惡近而易察也在上位者擇其才以使之久其任以寬之加其秩以寵之俾為令者出其所學以施於有政其邑未有不治者也一邑治而舉邑皆效之則一郡治矣舉郡皆效之而一省治矣舉省皆效之而天下治矣此沿流溯源之勢也雖然由本達枝者順而易沿流溯源者逆而難不求其順而易而求其逆且難者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今姑求之於一邑一邑者朝廷之分土分民也今天下之大府之數一百七十有五

直隸州廳州二百一十九縣一千二百九十有六於此一千六百餘府州廳縣中得其才且賢者數十人或一邑治或一州治或一郡治賢吏之所在其紀綱舉教化行民俗醇邪慝不得作盜賊不敢犯外侮不敢侵一旦內外交訌蜩螗羹沸斯民猶有逃死之鄉以延喘息猶避水火者尚有水火不至之區避羅網者尚有羅網不及之處今又不能然則裁胥及溺而已矣豈不重可哀哉吾何以知其不能也擇於什百中而得一人矣其學術明矣行將出其所學施於有政矣而乃迫其時使之不得竟其施撓其勢使之不得盡其才彼賢者豈肯貪戀廩祿一日苟容於世也哉昔巴江廖侯養泉之仕吾吳也同治戊辰之歲攝蘇州之新陽令以正人心厚風俗為治甫下車敦禮耆儒碩士虛懷下問訪民疾苦教士以立身敦品為勵諄諄勸勉雖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憫貧民之逋租也不施鞭扑飲食教誨之使之自悔復自行投匱之舊以絕吏胥之中飽壯鄉隄下仿前賢築圍之法以防水潦矜貧農之乏食變通社倉之法以濟之嚴行保甲以清奸宄防盜賊微行城市販夫擔豎無不周詢也達則扁舟而往遇之者不知其為邑長也故有所設施胥吏無所措手痛惡異端巫覡之惑人驅之必盡表章先賢倡明正學其始蒸蒸日進不幸以憂去其再任吾吳也同治甲戌之歲攝常州之金匱令金匱之治猶新陽也及期而代者至調攝無錫

無錫之治。猶新陽也。及期而代者至。侯於是年六十矣。遂脩然引疾而去。曰吾將歸教吾子孫矣。嗚呼。侯服習程朱之學。將以扶溝崇安之治。用之於世。而使之不得竟其施。遂其志。其咎將安歸乎。假如復有如侯者出。亦以視侯者視之而已。豈非天下之大患哉。侯將行矣。一夕夢與父老送。涕泣別而寤。既寤。是書之以為贈。

書皇朝經世文編學術門後

皇朝經世文編學術門所錄格言名論。可謂多矣。然錯雜不倫。頗而寡要。經世之務。固如是已耶。蓋學術之是非邪正。關乎世運之興衰治亂。何其重也。予以為輯是編者。宜以崇正學黜異端為首務。上以論列帝王之學。凡講座之儀規。經筵之敷奏。朝臣之諫諍。足以正君而善俗者。皆可載也。至於學校黨庠術序之教法。先儒讀書講學之規約。皆可載也。要使求治者知所振興。後學者端其趨向。庶幾得之。若前人格言名論。不可勝收。況其所錄。多一隅之說。更有害理之甚者耶。蓋乾嘉以來。去湯陸諸君子已遠。儒者一趨於訓詁考據。炫奇鬬博。理學衰息。孔孟之道不著。宜其所見止此也。書之以告世之闕是編者。

象恭滔天說　　蔣山

史記云。似恭漫天。蓋欺誕意。與洪水滔天之滔異矣。或疑古文尚書本作慆。或作謟。皆欺誕意耳。嘗觀史册所載。權奸接踵。其所謂恭者。乃大不敬。而其所謂格天者。後遂罪至於滔天。千古小人。何如出一轍也。王莽被服如儒生。折節下士。以要名譽。故得肆其奸慝。成篡弑之禍。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秦檜深險如崖穽。論事上前。未嘗力辨。同列有爭論者。檜但言與人臣禮。以一二語傾擠之。史彌遠內結後宮。外崇理學。買美女善琴者。納皇子竑。而厚撫其家。使瞰竑所為。竟以此媒蘖竑失而易儲。嗚呼。之數人者。專權固寵。或十五年。或十九年。或二十餘年。玩弄人主於股掌之上。如此之久。何哉。方其進也。深情厚貌。要結君心。使不疑忌。然後伺其喜怒而迎合之。探其肘腋而把持之。竊其威福而覬覦之。壞祖制。亂朝章。飾曲謹小廉之行。伏機巧變詐之術。窮凶極惡。流毒海內。國脈之不絕。特幾希耳。當是時。豈無老成遠識辨姦于未然。及罪狀漸著。又豈無請上方劍誅佞人頭者。然人主以其色莊而厲。為可倚重。恩眷不衰。雖至于天下之亡而終不悟也。昔唐德宗謂李泌曰。盧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鄴

侯之言。可謂推見至隱矣。嗚呼。象恭為姦。四岳諸臣。不能覺。而堯獨覺之。其後舜亦覺之。竟流共工於幽州。此堯之所以其知如神。舜之所以獨稱大知也與。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二

薛福成字叔耘江蘇無錫人同治六年副貢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有籌洋芻議治平六策庸盦海外文編

礦屯議 一
李德裕納維州降將論 二
趙鞅論 三
赤道下無人材說 四
使才與將相並重說 四
拙尊園叢稿序 五
出使四國奏疏序 六
出使四國公牘序 七
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 七
答友人書 九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十
處士曹君家傳 十一

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并序　十一
書江蘇候補同知祝君殉難事　十三
書沔陽陸帥失陷江甯事　十四
書昆明何帥失陷蘇常事　十七
書科爾沁忠親王大沽之敗　二十
書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獄　二十三
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　二十五
薛福保字季懷江蘇無錫人官至四川候補知府有青萍軒文集
修政論　二十八
江北本政論　二十八
書黃厓山寨事　二十九
誥授朝議大夫運同銜山東候補知州賀君墓表　三十

礦屯議

薛福成

今天下日趨於貧之故。大端有二。一則商務不盛。利輸於外。猶水之漸洩而人不知也。一則礦政未修。貨棄於地。猶水之漸涸而人不知也。蓋天地生人養人之具。火化之用。莫大乎煤。轉移之用。器械之用。莫大乎五金。此中外不易之勢也。中國於取煤之法。雖研之未精。而民間猶或務之。其取五金之法。則廢而不講久矣。周禮卝人一官。掌金玉錫石之地。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知古聖人經緯天下。所以為斯民利用厚生者。纂之益詳。漢書地理志。州郡有銅官鐵官者凡數十處。迄於唐宋。未嘗不採取五金。其事時見於史傳。自明之晚季。以礦稅為厚斂之端。宦豎四出。徵求無藝。有司因之苛派百姓。海內騷然。當時既受其弊。後世遂相戒不敢復議。此礦政所以不修也。近數百年來。天地菁英之氣。鬱而不發。鄉曲土豪與無業游民。遂敢糾黨開礦。作奸犯科。抗拒官吏。幸而逐之。當事者慮其易聚難散。不得不封閉礦硐。垂為厲禁。而礦政益以不修矣。由前之說。弊在所任非人。藉其名以漁利。而並無其實。固不當因噎而廢食也。由後之說。弊在委棄寶藏。故玩法者欲起而攫之。將防玩法之民。先收自然之利。苟上有治之之法。而民自難逍於法之外也。然而猶有狃於

故見。而或疑為多事者。亦可謂不審於時與勢之宜者矣。夫民於五金之用。一日不可缺。一人不可無。今以天下之大。而所用銅鐵。皆仰給外洋。至於金銀。如英美所屬之新舊金山。每歲出於礦者數千萬。美當取之如泥沙。中國無生之之道。僅以古昔所有。互相轉輸。又已用之盡錙銖。通商以來僅三十年。而外國日富。中國日貧。復數十年。則益不可支矣。是可不善所以振之哉。且中國礦產之饒。甲於地球諸國。苟善取而善用之。固大可為之資也。而論採取之道。則官商分辦之外。惟礦屯一法為最善。何以言之。今天下額設綠營之外。每省各有防營。無事坐食。既糜巨餉。去之又不足以建威銷萌。益示弱於鄰敵。是以新疆之豫軍。畿輔之淮軍。莫不經理屯田。以裨軍食。其他如河防水利。礮臺城垣諸工。亦往往借助於各營。此誠撙節財用。酌劑盈虛之要道也。竊聞西南滇黔楚粵隴蜀諸省。五金並產。寶氣充積。誠擇礦苗最旺之山。每省先撥一二營。試行采鍊。於以創開風氣。逐漸推廣。有六利焉。向聞僱工開礦。一人所獲。每敷一人之食。如得佳礦。即有贏餘。營勇開礦。計每丁終歲所獲。即不能抵所支之餉。如或僅抵十之五六。亦可省營餉之半也。若礦屯漸多。即所節甚鉅。其利一。勇丁游閒無事。浸至習成驕惰。蠢動閭閻。今於操練之餘。課以礦務。使之勤動於山谷之間。猶得係其樸勇之氣。其利二。礦產皆在窮巖絕嶠遼邈之區。於此分屯

各營。則尚無有懾服之心。客匪絕佔踞之望。其利三。官商開礦。籌本最難。本之難集。尤以工費為大宗。營勇有額支之餉。經始之初。祇須購機器。訂礦師。成本既輕。事乃易集。其利四。礦務既興。則運送必有舟車。淘鍊必有工匠。未始非小民謀食之資。其利五。無論金銀銅鐵。中國之所出漸多。則外洋之來者漸少。一年計之而不足。數十年計之而有餘。其利六。有此六利。則礦屯之舉。尤勝於官商之經營也審矣。若夫選將領。擇官吏。聯民情。定規制。則恃乎各省大吏之體察情勢。訪求人才。視其意之輕重而效之大小判焉。昔宋蘇軾治徐州。以利國監為鐵官。商賈所聚。凡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代炭。多強力鷙忍之民。欲使冶戶各出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庭集而閱試之。以待大盜。此寓強於富之術也。而礦屯之說。則足以寓富於強。推而行之。富一方可。富天下亦可。譬猶導水者之引其泉。將滾滾而不竭也。而豈有洩涸之患也哉。

李德裕納維州降將論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下尚書省集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謂徒棄誠信。有害無利。詔以維州及悉怛謀等歸於吐蕃。吐蕃誅之境上。備極慘酷。當時公論咸以快虜心。絕降者。

尤僧孺失策。涑水司馬氏以義利為辨。以維州與關中緩急為衡。深是僧孺而非德裕。致堂胡氏以維州本唐故地。謂僧孺用小信妨大計。德裕以大義謀國事。薛子曰。固哉司馬公之言。偉哉胡氏之識也。譬有虎已踞我大門。有人奮挺逐之。反怒逐者。謂恐攖虎怒。闖我室也。暴客入富家。發匱胠篋。賊物纍纍。有小盜以一物自首。反執小盜及贓物歸之大盜。曰吾受之。恐失盜驩也。如是而全家不覆於盜者尠矣。吐蕃為患於唐。猶猛獸盜賊也。素無信義。以和款唐。侵暴不已。渾瑊與盟平涼。即謀執瑊以侵唐。其後屢和屢入寇。為唐計者當絕和議。籌全局。甄拔賢將。分布關中諸鎮。咸制吐蕃。策之上也。即或多事之秋。未遑外攘。亦祇宜相機度勢。稍以金帛羈縻之。彼不悉反侵地。無弛備尋盟之理。盟亦萬不足恃。徒授吐蕃蹈瑕進取之機耳。唐之宰相。若張延賞崔植杜元穎牛僧孺輩。庸瑣無謀。昔於遠略。保祿充位。僅以議和上誤其君。外冀强虜之見哀。而稍戢寇虐。拘牽文義。瞠目拱手。甘令堅墉異區。阨塞名關。相次淪沒。若越人之視秦人。棄擲嵌於路隅。漠然無概於其心。自秦隴以西。訖於河湟。暨蜀右壤。悉為異域。一出國門。已多戰壘。皆庸相不事事以致之也。夫德裕之復維州。圖國之忠謀也。吐蕃陰謀三十年。始得此城。遂能併力內侵。馮陵郊甸。一旦空壁來歸。坐收千餘里舊地。非德裕奮威訓戒。苦心經營。曷克臻此。僧孺欲敗其功。創

為不三日至咸陽橋之危辭。以怖文宗。不思當時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吐蕃嚇失門戶。酋豪猜貳。內變將作。以德裕才畧。用西川之衆。扼其吭而拊其背。使彼自顧不暇。奚敢侵軼關中。若云責唐敗盟。則前一年圍唐魯州。吐蕃已自敗之矣。僧孺藉口信義。意不在信義也。司馬公從而和之。不亦僨乎。吾謂攷數古人之事。當論其心。亦論其才。德裕之心。在張國勢。鞏邊防。人所共知也。僧孺之心。不過齮齕德裕。欲沮其入相之路。置國計軍謀於不恤。亦人所共知也。且文宗果憂吐蕃。倘召德裕而相之。必能運籌決勝。制馭四夷。於其相武宗知之矣。僧孺雍容高論。玩愒歲月。妨賢病國。於其相穆宗文宗知之矣。司馬公不此之察。空為義利之辨。吾不解僧孺之義。謂婚戎耶。恭寇耶。德裕之利。謂扞邊耶。庇民耶。推是說也。勢不使唐之土地盡入於吐蕃不止。抑吾又思之。古人論古。皆有所為而言。司馬公懲章惇种諤徐禧等之開邊搆釁。荼毒生靈。冀以正議。感悟神宗。胡氏睹汪黃秦檜輩之婚媾賢臣。虛張敵勢。脅和誤國。置中原於度外。引孔子不徇蒲人要盟之義。鍼砭南宋君臣。言非一端。各有所當。然後知尚論古人者。先論其世。而玩尚論古人者之言。亦必先論其世。讀書者慎毋以前儒一時之發議。定古人之是非。亦毋以尚論一事之是非。槪前儒之賢否。則幾矣。

趙鞅論

昔孔子作春秋。至定公十三年春。大書而特書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且春秋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矣。何趙氏之祖若孫。迭受聖筆之誅。若是其嚴也。曰當時孔子已知趙有分晉之勢。故不稍寬貸也。然則盾之時亦豈計及分晉乎。曰誅其心也。盾雖無分晉之心。而庇賊懲權。董狐論之當矣。鞅之書叛。亦誅其心而兼誅其迹也。且鞅嘗屢見擯于聖人矣。陽虎自魯奔晉。適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孔子以道不行。將西見趙簡子。聞其殺竇鳴犢舜華也。臨河而返。蓋鞅之保奸疾賢。斷喪公室。寔與後世莽操懿堅之伎倆暗合。無非志在化家為國而已。故見惡於聖人若是之深。所謂欲往見之者。殆與欲赴公山佛肸之召無異。不過姑為是說。厥後終於不往。則亦以公山佛肸待之而已。孔子之作春秋也。寓王法。懲亂賊。無非欲正人心。挽春秋之世而為三代。今自鞅叛晉而晉分。晉分而勢力不足以支秦。于是為戰國。為無道秦。而古先聖王之法。蕩然無存。此世運升降之樞紐。不可不審也。嗟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梁嬰父謂荀躒曰。董安于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是趙氏之欲得晉國。塗之人皆已知之。安于於無事時。治晉陽城甚堅。其意果何為哉。邯鄲午晉之上大夫也。鞅逞其暴怒。無端殺之。其有無君之心明甚。左氏傳于齊陳氏晉趙魏氏

寡。無多抉詞曲筆。尚不能為之諱。其梗概可知矣。當晉定公時。六卿分峙。勢均力敵。莫敢先動。倘得英主如悼公者。起而御之。猶足攘楚擯秦也。鞅先作不靖。范中行氏乃謀伐之。鞅復與韓魏比而逐范中行氏。是趙為首而韓魏為從。厥後智伯之滅。亦趙為首而韓魏為從。六卿併為三而晉有必分之勢矣。罪魁禍首。歸之于鞅。誰曰非宜。叔季之世。大義不明。人心汩于勢利。但見鞅能化家為國。則嘖嘖稱道之。且有緣秦穆公上天之說。飾為登天之夢。以駭炫末俗者。不知自聖人觀之。皆亂臣賊子之為耳。烏足道哉。烏足道哉。余故揭其隱以釋經義。庶稍當聖人之微旨焉。

赤道下無人才說

光緒庚寅。福成出使泰西。乘輪舶。駛大洋。越香港而西。歷覽西貢新嘉坡錫蘭諸巨鎮。知西人經營之效捷矣。然其土民蠢蠢。與鹿豕無異。仍有榛狉氣象。即所見越南暹羅緬甸諸國人。及印度巫來由阿剌伯諸種人。無不面目黝黑。形體短小。以視中國人民之文秀。與歐洲各國人之白皙魁健者。相去何懸絕哉。余始悟南洋諸島國。皆在赤道下。自古未聞有傑出之人才。獨其物產豐饒。如再熟之嘉穀。千壽之名材。暨夫沉香檀香荔枝豆蔻肉桂金銀鉛錫水銀丹沙明珠美玉寶石珊瑚琥珀金剛鑽馴象文犀孔雀翡翠錦雞大貝璖瑁之族。往往挺秀孕珍。以供天下不竭之

用。蓋其四時皆如盛夏。陽氣發生無窮。故育萬物為最宜。然天地精英。祇有此數。終歲舒而不斂。一洩無餘。所以人之筋力不能勤。神智不能生。頹散昏惰。不由自振。大抵造物之靈氣。鍾於物不鍾於人也。人才既衰。雖有物產。不能自用。終古受制於人。今乃為歐羅巴諸國所蠶食。無一島能自立者。即如五印度地方萬里。在昔未聞有强盛之國。元明以後。蒙古翦之。近者英吉利鰌之。至瞿曇氏之所生長。竊意當在中北兩印度。離赤道稍遠之地。雖錫蘭亦有佛迹。不過游蹤偶到而已。且其教未能經緯區宇。究違聖人之中道。不足尚也。大抵地球溫帶。為人物精華所萃。寒帶之極北。則人物不能生。熱帶之下。人物雖繁。而人才不生。而溫帶近寒之地。往往有鍾毓神靈。首出庶物者。則以精氣凝斂之故也。

使才與將相並重說

昔漢武帝詔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使才與將相並重久矣。孔子亟稱子產。其相鄭以潤色辭命為功。管仲天下才。而平戎之役。文辭彬雅。為周天子所賓敬。秦漢而後。中國疆宇廣矣。即今日拓日遠。不能無與並立之國。有並立之國。不外戰守和三事。戰資乎將。守資乎相。和資乎使。殆有交相為用而不可闕者。且相臣主內政。使臣主外務。綏外則內方可治。外與內相表裏也。將臣尚武。加使臣尚文。難。雖

勝則力可勿用。辯與力相補救也。是故有百年安邊之計。定於三寸舌者。富弼之使契丹是也。有一介行李之馳。賢於十萬兵者。陸賈之使南粵是也。近數十年以來。火輪舟車無阻不通。瀛環諸國。互為比鄰。實開宇宙之奇局。英法俄德美數大國。各挾勝勢以相陵相伺。彼與我通商定界立約。應之稍一不審。往往貽患無窮。而使臣之責乃益重。吾觀西洋諸國。或以宰相及外部大臣。出為全權公使。或以大將軍及兵部大臣。出為全權公使。其視將相與使臣。無纖毫軒輊焉。大抵使臣宣國威覘敵勢恤民瘼。宜與廟堂謀議。翕然相通。至於造船製礮之法。練兵儲才之用。或攷其新式或偵其密計。以告我將帥而為之備。繄惟使臣是賴。是故無賢相之識與度。不可以為使臣。無賢將之膽與智。亦不可以為使臣。戛乎艱哉。中國可膺此選者尚寡。安能應變而不受人侮。然非士大夫之才力不如西人也。亦在有權力者之開其風氣而已矣。

拙尊園叢稿序

光緒十九年秋。余友黎君蒓齋裒所為古文辭百餘首。郵致上海。付之石印。貽書海外。徵序於余。余與蒓齋相知久。其敢以不文辭。當同治紀元。蒓齋以廩貢生應毅皇帝求言之詔。上書論時事萬餘言。是時河內李文清公棠階。以名儒入政府。建

議宜擢用風示天下。會曾文正公駐軍安慶。進剿粤寇於江南。天子命以知縣發往安慶大營差遣。中興新政。頗有采用純生議者。天下因以誦純生之文而想見其人。越二年。余入曾文正公幕府。文正告余幕中遵義黎君蓴齋溆浦向師棣伯常可交也。余始與二君以學業相砥鏃。伯常志豪才健。不幸遘疾以沒。純生恂恂。如不勝衣。而意氣邁往。若視奇績偉勳可拔契致。文正意不謂然。頗時時以文事獎勉儆屬。一見許余有論事才。謂純生生長邊隅。行文頗得堅強之氣。鍥而不舍。均可成一家言。居常誨人。以為將相者天下公器。時來則為之。雖旋乾轉坤之功。邂逅建樹。無異浮雲變幻於太虛。怒濤起滅於滄海。不宜攖以成心。文者。道德之鑰。經濟之輿也。自古文周孔孟之聖。周程張朱之賢。荀陸范馬之才。鮮不藉文以傳。苟能探厥奧妙。足以自淑淑世。舍此則又何求。當是時。幕府豪彥雲集。并包兼羅。其治古文辭者。如武昌張裕釗廉卿之思力精深。桐城吳如綸摯甫之天資高儁。余與純生咸自愧弗逮遠甚。文正沒後。同人散之四方。罕通音問。純生蹤跡雖隔。而情意益親。數萬里外。往往互達手書。有無未嘗不相通也。升沈未嘗不相關也。文藝未嘗不相質也。純生自出幕府。浮沈州縣者近十年。充出使英法西班牙三國參贊者。又五六年。頗以未盡所用。鬱鬱不樂。既而

天子嚮用為出使日本大臣。任將滿。遽丁內艱。服闋復用之。前後凡奉使六年。適值朝鮮內變。强鄰隱集戰艦。將駛往襲取其國都。純垒偵知。密電馳報。余時在署北洋大臣張靖達公幕府。力勸速發兵輪。統以大將。風馳電邁。遂執戎首以歸。敵軍遲到半日耳。至則內亂已定。受盟而退。朝鮮無事。今傅相合肥李公追論純垒前勞。天子簡授川東兵備道。監督重慶新關。純垒涖官兩年。諸所規畫。卓然可觀。來書自以生平志事。垂老無成。若有未慊於懷者。純垒純垒。胡不追味文正之言。而不自得若此乎。余昔盤桓幕府。靜觀世變。垂二十年。出而任事者逮十年。始知文正之論。貫不我欺。大凡經世百務。機之已至。我一措注。推挽者四出而助之。非必恃權位之重也。機之未至。我極經營。齮齕者四出而撓之。不盡由權位之輕也。純垒惟置其難自主者。靜以俟時。珍其所固有者。聊自怡悅足矣。純垒為文。恪守桐城義法。其研事理辨神味。則以求闕齋為師。文凡六卷。顏曰拙尊園叢稿。倉卒未及鈔示。然純垒之文。大半皆余所及見。其翹然傑出者。稍往來余胸中也。可傳也。

出使四國奏疏序

奏議。古文之一體也。昔曾文正公選鈔奏議。宗賈長沙陸宣公蘇文忠三家。嗚原堂論文。專論奏疏。亦既涵其涯而抉其奧矣。蓋古今奏議。推西漢為極軌。而氣勢之盛

事理之融。尤莫善於賈生陳政事疏。劉子政封事。忠愛懇款。發於至性。諸葛武侯出師表。規模宏遠。詰謨之遺。皆與賈氏文相輔翼。惜乎其不多覯也。漢氏以降。文章道衰。風骨少隤。唐代韓柳有作。奏事之文。為之不多。限於位與時也。陸公以駢偶之體。運單行之氣。文正謂其理精則比隆濂洛。氣盛亦方駕韓蘇。洵非虛語。蘇文忠奏議。終身效法陸公。益以數奏君上之體。宜乎條暢軒豁。能如是。亦足矣。夫長沙究利害。宣公研義理。文忠審人情。三家各有深詣。文正宗之。允矣。竊又以為文正奏疏參用近時奏牘之式。運以古文峻潔之氣。實為六七百年來奏疏絕調。每欲汰幕客代擬之作。專存文正手筆。彙鈔數卷。私資揣摩。卒卒未果。然奏疏一體。前則三家。後則文正。皆福成所服膺弗失者也。曩在幕府。嘗裁奏牘。均係代作。奉使四國以來。忝列京卿。有奏事之責。非使職所及者。不敢妄陳。癸巳之秋。期滿將歸。數行篋得疏稿數十首。稍删循例諸作。釐為二卷。俟質當世。亦以自鏡云。嗟夫。經濟無窮。事變日新。今方西洋諸國情狀。賈陸蘇三公與文正所不及覩者也。福成既睹四賢未睹之事矣。則凡所當言者。皆四賢所未及言者也。惟其為四賢所未及言。居今之世。乃益不能已於言。安得起四賢於今日。抒厥壯猷。一啟後人之不逮耶。夫古人雖往。事理則同。論事者不得因其事為古人所未談。遂謂舊筆纂辭可不師古人也。此福成所以益

羣然高望於四賢也。光緒十九年冬十月。無錫薛福成自序於英倫使館。

出使四國公牘序

公牘之體。曰奏疏。下告上之辭也。曰咨文。平等相告者也。其雖平等而稍示不敢與抗者。則曰咨呈。曰劄文。曰批答。上行下之辭也。其施之官稍下而非所屬者。則曰照會。曰書函。上下平等。皆可通行者也。曰詳文。曰稟牘。皆以下官告其上官者也。官在兩司上者可勿用。大臣出使。有洋文照會者。蓋以此國使臣告彼國外部大臣之辭。亦即兩國相告之辭也。執筆者宜審機勢。晰情偽。研條約。諳公法。得其竅。則人為我詘。失其竅。則我詘於人。是非於此明。利害於此形。強弱於此分。實握使事最要之綱領。使事既有端緒。然後述其梗概而奏之。而咨之。劄之。意有未達。則再為書以引伸之。胥是物也。故凡治出使公牘者。必以洋文照會為先。而諸體之公牘皆由此生焉。電報雖為昔日所無。邇來籌畫公務之機要。大半渾括於此。故亦當坿公牘之列。余奉使海外。四閱寒暑。既甄錄疏稿。都為一集。復裒咨函劄批之稍關國計民生者。暨洋文照會與電報。釐存八卷。將自覽觀以備考鏡。尉自我中國通使東西洋諸大邦。所以諮政俗聯邦交保權利者。頗獲無形之益。然使職難稱之故。蓋由中國風氣初開。昔日達官不曉外務。動為西人所欺。西人狃於積習。輒以不敢施之西洋諸國

者。施之中國。為使臣者。遂不能不與之爭。爭之稍緩。彼必漠視而不理。其病中於畏事。爭之過亢。彼必借端以相尤。其迹疑於生事。邇來當事顧生事者較少。而習畏事者較多。故失之剛者常少。而失之柔者常多。余生性戇拙。凡遇交涉大事。輒喜斷斷爭辯。爭之之具。必以洋文照會為端矣。有時用力過鋭。彼或怒而停議。然未嘗不得自轉圜。未嘗不稍就我範圍。蓋我雖執彼所不願聞之言。而其理正。其事覈。其氣平。出以忠信之忱。將以誠懇之意。知彼不能難我也。然後斷然用之以難彼而勿疑。其端倪可見於文牘者。亦僅十之四五而已。久之彼且積感而釋疑。轉嫌而為歡。欺者不敢復欺。爭者可漸息爭矣。顧欲與爭辯。則平日之聯絡布置。尤不可不慎。譬之關弓者必和其幹。調其絲。引矢一發。發力雖勁。不至弧折弦絕者。審圖於先事也。洋文照會。皆余授意譯者所擬。然後再譯為華文。中西文法。截然不同。頗有詰屈聱牙之嫌。余恐汩其真也。未敢叢加刪潤。後之覽者。亦會其意焉可耳。光緒十九年冬十月。無錫福成自序於英倫使館。

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

昔曾文正公奮起艱屯之會。躬文武之略。陶鑄群英。大奠區宇。振頽起衰。蒙齊從風。遺澤餘韻。流衍數世。非獨其規恢之宏闊也。蓋其致力延攬。廣包兼容。持之有恒。而御

之有本。以是知人之鑒為世所宗。而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云。竊計公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贊畫者。閎偉則太子太傅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禮部侍郎出使英吉利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長沙郭公嵩燾筠仙。（郭公原籍因避家諱改書其郡下從此例）兵部侍郎巡撫陝西長沙劉公蓉霞軒。雲南按察使平江李元度次青。明練則四品卿銜內閣侍讀長沙郭崑燾意城。候補道長沙何應祺鏡海。武岡鄧輔綸彌之。歙程桓生尚齋。主事甘晉子大。直隸清河道溧陽陳鼐作梅。河南河北道奉新許振褘仙屏。四品卿銜吏部員外郎嘉興錢應溥子密。候補道長洲將嘉棫純卿。定遠淩煥曉嵐。淵雅則知和州直隸州長沙方翊元子白。江蘇按察使中江李鴻裔眉生。四品卿銜刑部主事歙柯鉞筱泉。候補道黟程鴻詔伯旉。候選知府陽湖方駿謨元徵。江蘇知縣溆浦向師棣伯常。出使日本記名道遵義黎庶昌蒓齋。知冀州直隸州桐城吳汝綸摯甫。右二十二人。李公功最高。公之志業。李公實繼之。郭公劉公與公交最深。所議皆天下大計。凡以他事從公。邂逅入幕。或暫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雄略則太子太保大學士恪靖侯長沙左公。兵部尚書衡陽彭公玉麟雪琴。前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漢軍李雲麟雨蒼。權福建布政使護巡撫事益陽周開錫壽珊。候補直隸州　贈太常寺卿雲騎尉長沙羅萱伯宜。安徽布政使權巡撫事

新建吳坤修竹莊。甘肅甘涼道合肥李鶴章季荃。碩德則兵部尚書總督兩江開縣李公宗羲雨亭。兵部尚書總督湖廣合肥李公瀚章筱泉。前兵部侍郎總督東河河道南昌梅啟照筱巖。前兵部侍郎巡撫安徽衡陽唐訓方義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吳川陳蘭彬荔秋。兵部侍郎巡撫山東桂陽陳士杰儁臣。光祿寺少卿江夏王家璧孝鳳。清才則太僕寺卿瑞安孫衣言琴西。監察御史烏程周學濬縵雲。前知建昌府江陰何栻蓮舫。候補直隸州湖口高心夔碧湄。儁辯則候選道陽湖周騰虎韜甫。前湖南布政使劍州李榕申甫。兵部侍郎巡撫廣東望江倪文蔚豹岑。前山西冀甯道東湖王定安鼎丞。右二十二人。左公彭公功最高。李雲麟聞公下士。徒步數千里從公。皆才氣邁衆。練習兵事。而受知於公最先。凡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古文則瀏陽縣學教諭巴陵吳敏樹南屏。前翰林院編修南豐吳嘉賓子序。候選內閣中書武昌張裕釗廉卿。閎覽則前翰林院編修德清俞樾蔭甫。江蘇縣學訓導長沙羅汝懷研生。諸生新城陳學受藝叔。知永甯縣當塗夏燮謙甫。江蘇知縣獨山莫友芝子偲。舉人衡陽王闓運紉秋。秀水楊象濟利叔。刑部郎中長沙曹耀湘鏡初。出使俄羅斯參贊道員武進劉翰清開生。知易州直隸州陽湖趙烈文惠甫。樸學則海甯州訓導嘉興錢泰吉警石。知棗強縣桐城方宗誠

存之。候補郎中海甯李善蘭壬叔。舉人江甯汪士鐸梅村。候選道石埭陳艾虎臣。諸生南匯張文虎嘯山。德清戴望子高。儀徵劉毓崧北山。其子壽曾恭甫。海甯唐仁壽端甫。寶應成蓉鏡芙卿。候選知府金匱華蘅芳若汀。候選縣丞無錫徐壽雪村。右二十六人。吳敏樹羅汝懷吳嘉賓名輩最先。敏樹與張裕釗之文。所詣皆精。莫友芝俞樾王闓運李善蘭方宗誠張文虎戴望皆才高學博。著述斐然可觀。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幹濟則蘇松太兵備道南海馮焌光竹儒。徐州兵備道歙程國熙敬之。候選主事海甯陳方坦小浦。候選教諭宜興任伊棣香。候選知縣江甯孫文川澄之。勤樸則前兩淮鹽運使涇洪汝奎琴西。候選直隸州漢陽劉世墀彤階。候補道瀏陽李興銳勉林。候補知府衡陽王香倬子雲。敏贍則監察御史武昌何源鏡芝。江西知縣忠州李士棻芋仙。候補同知宣城屠楷晉卿。候補知府富順蕭世本廉甫。右十有三人。皆能襄理庶務。剸繁應瑣。雖其用之巨細不同。亦各有所挾以表見於世。凡福成所嘗與共事及溯所聞而未相覿。或一再晤語而未共事者。都八十三人。其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古者州郡以上。得自辟從事參軍記室之屬。故英儁之輿。半由幕職。唐汾陽王郭子儀精選幕僚。當時將相。多出其門。降及晚近。舍實用而崇科第。復為壹切條例。以束縛賢

裒而登進之洊臨矣。惟公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為夷艱定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門。自文梓楩柟。以至竹頭木屑之屬。無不備。其成之也。始之以規矩繩墨。繼之以斧斤錐鑿。終之以礱磨文飾。其用之也。則楹棟榱桷根闑居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斯所以能迴乾軸而變風氣也。昔公嘗以兵事餉事吏事文事四端。訓勉僚屬。實已囊括世務。無所不該。幕僚雖專司文事。然獨先攬其全。譬之導水。幕府則眾流之匯也。譬之力穡。幕府則播種之區也。故其得才尤盛。即偶居幕府。出而膺兵事餉事吏事之責者。罔不起為時棟。聲績隆然。夫人必有獨予天下之才之識之量。然後能用天下不任天下事。福成居公幕僅八年。於未及同遊者知之不詳。然於公知人之明與育才之心。粗有所睹矣。謹詮次公賓僚姓名。并敘其爵里著於篇。而於所未知者則姑闕焉。

答友人書

七月二十六日福成白。辱惠書。見規以古誼。甚感甚感。僕與英廷磋磨滇緬界務。頗禿唇焦。筋疲力盡。僅能蔵事。此與民利二字。渺不相涉。亦以既受此任。不能不為邊境籌數十年之安。外以折強敵。上以對　朝廷。庶不負此官高厚祿。與數十年之遠行耳。承示益勵忠貞之志。疆場之事。度德量力。勿徒飾觀聽之美。而期復旦夕之名。

敉我不為不埶。然高明所以測我者。實與鄙懷大相刺謬。自古竭誠謀國。奮身籌邊。如唐之裴李。宋之韓富。當時忌者。皆有讒言。或以好名斥之。或以貪功疑之。執此二說以撓君子。天下乃無一事可為。祇有引身退耳。僕於古人不敢希望萬一。權位亦更非其倫。若果處優自便。以不忠為忠。見畫事之敗壞。袖手推諉。處樽俎折衝之任。緘默不言。敷衍塞責。如世之庸庸者之所為。轉可免悔吝而消讒忌。安行並進。未嘗不弋高官而養後福。然如此以得後福。不如無厚福之愈也。足下若責僕以訏謨未周。爭論不力。安邊禦侮之效。未符初志。則僕知懼矣。若勸僕以輭美巧滑。玩敵誤國。則非不才之所敢聞。方今時勢。正如賈子所云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尚僩然自以為安。僕馳驅海外。熟睹情勢。輒思殫棉力以補救一二。平日明義理而又深知我如足下。乃亦不能相諒若此。豈惑於嗛我者之言耶。抑汨於時俗之見也。 萬壽慶典。百方羅掘。得款不過數百萬金。並無四千萬之多。鄙意亦謂遇年水災。可稍節省以備賑濟。如有引其端者。必蒙 兩宮嘉納。惟進言之責。當在執政與諫垣。或部臣而已。此外為疆臣。為將臣。為使臣者。皆非所宜言。僕今雖列班臺職。實受出使之任。未宜冒昧進言。此中精義。按之不可不審也。悤悤率復。惟為道珍重。不宣。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英倫四面環海。水氣和而得中。無嚴寒亦無盛暑。然邦人士之貴富者。咸以避寒暑遠徙。一歲中恒四三月。而避暑必在新涼之後。當夫秋高日晶。天宇澄曠。去邑適野。舍業以遨。西人名之曰換氣。蓋都會之中。人民稠密。居之久。則氣濁神昏而百病生。必易一地以節宣之。則氣清體健而百病却。此於養生要術。研之頗精。意不專在避暑也。其避寒之用亦然。癸巳七月之杪。余從西俗避暑白雷登海口。海口為巨紳豪商必至之地。以海氣養人軀體。尤善於郊坰清氣也。白雷登在倫敦西南三百餘里。乘火輪車。約熟五斗米頃即至。邦人士譽此勝區。罔惜財力。歲異月新。有宮林以騁炎陽。有幽園以栽名花。有陡入海中之新舊二隄。以待遊者沾濡海氣。岸高也。則有升車以省紆繞。波平也。則有小舟以恣蕩漾。海上中下三層。俱羅花木。可步可坐可納涼焉。余初來此。神氣灑然。如鳥脫樊籠而翔雲霄之表。所居高樓。俯瞰海濱。夜臥人靜。洪濤回旋。震耳盪胸。滌我塵慮。少焉風止日出。波瀾不驚。西望遼夐。想像亞墨利加大洲。如在雲烟杳靄中。未嘗不覺宇宙之奇寬也。於是攜侶扶筇。任意所之。見有馭電氣車者。爰然登之。風馳電邁。一瞬千步。製造之功。過於火輪。數百年後。其將行之我中國乎。俄而下車。步往長隄。聽西人奏樂。披襟以當海風。或遙眺水濱而羨鷗鳥之忘機。或旁盼釣徒。而憫眾魚之貪餌。於斯之際。蠲煩滌慮。心曠神怡。竊意世

間所謂神仙者之樂。不足過也。吾移意倦。浩歌以歸。歸而倚枕高臥。亦得佳趣。夢中如遊蓬古之世。既覺。偶睎窗外。海景奇麗。瞻矚萬里。恍睹金碧世界。蓋日將西匿。倒景入海也。無何暝色已至。秉燭朗誦杜子美詩十餘首。以暢余氣。如是者旬餘始返。其諸所訪名蹟尚多。不盡記。余自春初期滿未歸。羈懷侘傺。悄焉寡懽。今而知天與人以自得之趣。隨地可以領會。初無迍邅之別也。夫誠默體古君子素位而行之旨。將焉往而不樂哉。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三日記。

處士曹君家傳

君諱霖。字龍溪。世居金匱之戚巷。其先有諱洙者。唐陸忠宣公裔孫也。育於曹。遂從曹氏。自洙之子杲迄君之本生父鏞。凡四世。皆以醫名。尤善兒科。杲與鏞邑乘皆有傳。君幼攻儒書。兼涉醫理。潛心探索。乃學大進。性閒曠靜穆。不善治生。於人世聞尊慕之事。一不以措意。夷然而已。鄉居授徒。人無知者。君亦不求人知也。晚乃以醫術濟人。求治者無弗效。愛猴山之谿壑清瑩。遂卜居焉。歲時家祭。必率諸子肆行古禮。理董其舛誤。君子是以知君之德足以澤於鄉。刑於家也。君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庚午卒。壽六十三。卒後五十餘年。其孫燾乃求余為之傳。

薛福成曰。君前配陳孺人。乃余外祖母陳太夫人之女弟。君之長子晉桃娶顧孺人。

又余母顧太夫人之女兄也。余兄弟幼時多病。求醫於書。製方輒痊。曩昔兩家感誼甚密。兵燹以後。稍疏闊矣。又聞咸豐季年。粵寇踞縣城。曹氏闔族避奔堠山者數十家。君之季子茂椿。方以醫理自贍。勸躬損財。周其衣食。必誠必腆。人賴以濟。今其子檍。斐聲庠序。發聞成業。式當未艾。善人有後。諒哉。

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 并序

贈太子太保記名提督忠烈程公學啟。發迹在安慶。授命在嘉興。而其下蘇州一役。功最高。雖三尺童子。聞其名莫不敬悚。余嘗稽官書載公戰功雖具。而公之雄略偉節有未詳者。謹再摭拾所聞。以俟作史者采擇云。

公幼不喜讀書。亦不事生產。然倜儻有大志。粵賊陷桐城。聞其名。購求不得。乃執其父以招之。其父貽以密書曰。忠孝不兩全。汝可為我一出。伺賊之瑕。得當以報國。亦大丈夫事也。公乃出詣賊。而父得釋。偽英王陳玉成奇愛之。稍任以兵事。俾屬偽將葉芸來守安慶。芸來倚如左右手。娶以女甥高氏。今尚書威毅伯曾公之圍安慶也。陳玉成自江南大舉來援。累為楚軍諸將所折挫。圍益急。芸來分其悍黨授公。俾出駐城外為犄角。公私忖圖賊數年。迄未得間。今其時矣。遂以其眾降官軍。日呼賊黨出降。賊窘且慍。縛公妻子於城上。公率降眾導官軍晝夜環攻。未匝月而城拔。賊眾

職焉。曾文正公自祁門來。公進謁。文正奇之。使將千人而未大用也。會今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以道員率師赴援上海。乃命公屬李公東下。李公既巡撫江蘇。僅有上海彈丸地。賊糾黨數十萬來攻。李公督諸軍大創之。又至。又大創之。凡三卻悍賊。而公之功為最多。賊自是不敢窺上海。公領偏師。進克旁縣十數。李公察公才可獨當一面。漸令增募其眾至七八千人。使洋將戈登以常勝軍三千人與俱。進逼蘇州。公批亢蹈危。力爭要害。稍翦城外賊壘。偽忠王李秀成自金陵聞警赴救。累戰皆敗。當是時。李公遣諸軍由常熟趨無錫。以斷賊常州之援。秀成以謂無錫道不通。則蘇城危。乃大會諸酋與我軍鏖戰無錫境上。喪其眾十萬。復遁入蘇城拒守。適李公由滬至蘇。督軍破婁門外石壘長城。燬賊營略盡。公亦盡奪蠡口黃埭滸墅關諸隘。水陸軍三面傅城。賊眾兇懼。是時秀成之黨。惟偽慕王譚紹洸所部皆粵賊。每戰猶致死。自偽納王郜雲官以下。皆有貳志。副將鄭國魁與雲官有舊。雲官密致款於國魁。為介紹於公。公與國魁及戈登以單舸會雲官等於洋澄湖。賊黨謀殺公。雲官苦止之。公與雲官等約為兄弟。俾斬秀成紹洸以獻。諸酋不忍於秀成。請圖紹洸。公與諸酋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富貴相保。匿情不告。必死於職。諸酋亦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反正輸誠。有渝此盟。必死於兵。誓畢。各歸其軍。既而秀成疑雲官等戰不力覺有變。

自度力不能制。而上游官軍攻金陵甚急。秀成迫欲赴援。乃以守城事屬紹洸。執手泣別曰。好為之。無幾相見。遂率死黨及其孥賄。乘舟宵走。官軍以西洋炸礮攻城。賊益不支。越三日。紹洸召雲官等焚香設誓。雲官使其從者刺殺紹洸。遂據紹洸偽府。夜開齊門迎降。公令鄭國魁以二營入城。時同治二年十月丁卯也。明日賊獻紹洸首。公親入城撫視。精壯猶逾十萬。降酋列名者八人。曰偽納王郜雲官。偽比王伍貴文。偽康王汪安均。偽甯王周文佳。偽天將范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為。方歃血誓死生。乞公請於李公。求授總兵副將等官。署其眾為二十營。仍屯閶門胥門盤門齊門。雲官猶未雉髮。公欲無許。恐有變。乃姑許之。而密白李公請誅之。李公謂殺降不祥。恐嘉興常州賊當聞之。堅守不下。公固爭之曰。今賊眾能戰者十倍於我。衆支五年。即令憑城拒守。我軍攻之。非數年不下。徒多殺士卒與脅從之民無為也。僇八人而全數百萬生靈之命。不亦可乎。人責兒譏。某自當之。公不從某言。請公自為之。某不敢與聞軍事矣。李公曰。既若此。任汝為之。毋僨吾事。公乃復入城與雲官等要約。以李公命盡許所請。勸令出城行參謁禮。明日日方中。李公臨公營。雲官等詣營請李公受謁。公分軍守婁門。且陰遣營遮其歸路。李公見八人者。慰勞周至。漸引其從者宴於外。甫八人入者設宴帳中。稱有公事。遽歸大營。俄而礮聲舉。營門閉。婁門軍亦

舉礮應之。八人者相視色動。回顧從者皆不在旁。欲出不得。忽聞大呼殺賊。蒼頭卒百餘人。挺矛直入。八人者驚起止之曰。願見撫軍。惟命是聽。卒遽前斫之。皆死。八人者將死。皆頓足曰。乃為程某所賣。公自婁門馳入雲官偽府。以雲官之令。召賊酋桀黠者數百人。皆誅之。俾賊眾盡繳軍器。賊眾皆慴伏聽命。明日李公整部入城。傳令誅止其魁。籍其老幼及丁壯。願歸農者。資遣歸鄉里。能戰者編入營伍。得其貲財積粟以贍軍。蘇城大定。李公由是遣軍分道攻拔常州嘉興。以處上下游之賊。賊備多力分。而杭州金陵相繼恢復。論者謂不克蘇州。則金陵杭州不能遽拔。微公設計招降。則蘇城不下。下蘇城而群酋不誅。則後事未可知。而淮軍亦不能盡銳出征。迭摧堅城也。夫始約而終背之。其事譎而不正。無以服群酋之心。然公亦若願當其禍。而設誓者公。所謂不有其躬以狥功名者邪。卒之大局轉旋。生民蒙福。公之成功甚偉。而忠孝之忱。亦於是盡矣。公之進薄嘉興也。涉自浮橋壓眾登城。死傷甚眾。城上發礮飛鉛貫公左腦。暈絕。舁歸營。部下將士奮攻入城。遂殲賊眾。而公創甚。歸蘇。溫詔撫公傷狀。賞賚稠疊。李公旦夕往問候。及將出視師。公猶為李公籌軍事。流涕執別。創漸合。留敗骨為梗。醫言不可去。公自拔之。血涌不止。傷腦及喉舌。不能食飲。遂以同治三年三月庚戌卒。將卒之數日。口中唸唲。皆蘇城降酋事。時奮拳作格鬭狀。

忽嗔目叱曰。汝等敢從我乎。或曰。公平日意之所注。疾筆神昚以至此也。公廉於財。馭軍紀律嚴。所過肅然。自不甚知書。而行軍披覽地圖。指捣不爽銖寸。或以事怒將吏。旋覺其誤。立起自責。往謝不敏。故得人死力。每遇敵。登高望之。即知其强弱堅瑕偏正分合。隨宜應之。臨機果斷。赴敵迅疾。每爭一隘。必斷賊援師絕糧道。動中窾要。其將略殆天授也。戈登初與公為昆弟交。每戰必偕。及誅降酋。戈登詈公。誓不相見。聞其卒。乃哭之。乞於李公。以公督戰時二長旂攜歸國為念。其為遠人推服如此。

書江西候補同知祝君殉難事

昔者中興將相之崛起楚淮。諸軍之驅除勍寇。如風掃籜。如山壓卵。其閒偶以中材邂逅從軍。依末光而躡青雲者。何可勝道。若楚淮諸賢未得志以前。力扼要衝。百戰以摧寇鋒。俾不得縱橫四出。其威名尤著者。莫如向忠武公榮。張忠武公國樑。次則忠勇公吉爾杭阿。亦複樸勁奇偉。奮志滅賊。數公英略。不亞楚淮諸賢。相繼搘持危局者。殆七八年。祇以風氣乍開。天時未至。不幸中道淪喪。所部將士。前後覆沒。靡有孑遺者。近十萬人。忠義智略之士。未竟厥施。躬冒大難。斷脰決腹。一瞑不視。而湮沒不彰者。豈少也哉。如余所知江西候補同知祝君。亦其一也。君諱錫勳。字襄軺。世居無錫。生有摯性。事親孝。輕財好施。亦喜談兵。咸豐五年。援例以通判赴江西候補。道

出鎮江。適巡撫吉爾杭阿公駐師九華山。君獻策轅門。且輸礮彈五萬斤。吉公檄令挑健勇營。從隸總統張忠武公部下。兼領武奮營。從克丹陽句容等城。敘功以同知即補。八年七月率所部二百人。聯絡民團。駐守溧水。賊不得逞。九月總兵虎嵩林兵潰。賊眾大至。君巷戰不勝。死之。賊焚其尸。年僅三十二耳。越十有三年。縣局采訪忠義。達諸行省。大吏以聞於 朝。始獲卹廕如例。嗟夫。奇傑之士。思乘時建樹。一也。或憑藉有基。勳業爛然。或運會不諧。功敗身殉。遭逢既已懸絕。傳不傳尚未可知。名之顯晦。獨非命邪。雖然。祝君事。猶幸見訪於縣局。而發卹及之。其諸為發卹所不逮者。雖欲攷其姓名末由也。爰揭祝君以例其餘。為彼懷奇負異。而沈泯無聞者弔焉。抑又思之。履危蹈忠。灝氣常留。其得於天地者獨厚。豈果以名之顯晦為重輕哉。則雖沈泯無聞。謂之有聞可也

書沔陽陸師失陷江甯事

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沔陽陸建瀛。字立夫。以道光季年。由監司致大用。頗英銳任事。好談經濟。有蹇然當官之稱。亦稍結納賢士大夫。一時名流如漵浦嚴正基仙舫邵陽魏源默深上元梅曾亮伯言元和陳奐碩甫等。皆為所羅致。又謹事當路諸公。得其驩心。諸公既嘉歎其能。爭為揄揚。由是聲望蹲起。 眷倚日隆。天下有大政益埤

之。咸豐二年。粵賊出嶺嶠。越洞庭湖而北。勢張甚。陸師時在豐工。督辦河南合龍事宜。嘗從容語幕客。群盜弄兵。無堅不摧。然實鼓迭略。當今苦無任事者耳。因屬草疏擬戰守事四條以上。　文宗嘉之。諭令察度軍情。如必親往扼要調度。可即酌量籌辦。不為遙制。又令分飭文武大員。於水陸要衝。節節嚴防。毋稍疏虞。陸師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然在小孤山設防。不如在上游黃蘄等處設防。　上授為欽差大臣。並賞還頭品頂戴。命江蘇巡撫楊文定馳守江甯。冬十月。陸師由豐工還江甯。與將軍巡撫等會籌防務。調兵募勇。倉卒未集。上游羽書狎至。冠蓋日繁。乃以十二月廣實祀竈出師。奏稱東西梁山及荻港。各需兵千人防守。請由江蘇安徽巡撫如數酌撥從之。先是陸師派兵三千。往防湖北武定下游之老鼠峽。至是遣壽春鎮總兵恩長為翼長。以濟師。俾率松江提標兵二千先行。陸師自率續到兵數百。親軍數百。與勇并幕客乘舟溯江。倍道前進。三年春正月丙午朔。賊去武昌。盡銳東趨。俘男女數十萬。船艫十萬。中江而下。新舊賊循兩岸夾江分駛。當是時。海內承平久。武備日弛。綠營兵尤積疲不可用。陸師兩次所遣進防老鼠峽之兵。皆畸零湊集。兵將不習。分數不明。既到防。檥舟江岸。並不度地為營自固。綠營兵於濬壕築壘。亦本非所諳。偶或登岸操演。飾虛藝以炫眾。見者皆目笑之。聞賊將至。遽寒氣索。船已漸稀矣。乙

酉夜。恩長與賊遇。麾兵進戰中礮墮江死。師潰。陸師先以十二月乙巳晦次九江。休兵數日。已知賊棄武昌而東。乃命達舟上駛逢潰卒。白恩長敗狀。從兵聞之。兇懼返棹。順流疾行。蓋距九江未遠也。今紀載家謂陸師以丙辰日抵廣濟之龍坪。不知龍坪在九江上游百餘里。賊於甲寅日已陷九江。豈有安行兩日不遇一賊之理。此殆奏牘鋪飾之辭。非事實也。江西巡撫張芾駐守九江。亦引軍退。賊居九江五日。九江已空無人。賊無可戀。悉眾進踰安慶。陸師逞小舟夜過小孤山。是時有楪兵數百。駐營山椒。安徽按察使張熙宇督礮船泊山趾。名為防守。眾固知其不足恃也。然小孤山兀峙江中。歸然為東南屏障。其峰斜對南岸彭郎磯。內寬里許。北寬半里。兩岸縱礮。均及中流。彭郎磯背倚江濱。尤宜置堅臺巨礮。若使預為措注。悉要害以格敵寇長驅之勢。即可徐籌戰守。相機截擊而乘其敝。惟築臺設礮。非經營數年不為功。且必有精練陸軍及水師互相聯絡。方收實用。無論當事者未見及此。即使知之甚明。復有其事權才力。而賊勢如潮涌如風雨之驟至。亦斷不暇辦此。則亦不能盡為不辦者咎也。陸師促越小孤。不敢留。楪兵潰散。一夕不知所往。自是賊直躡溯江數千里。如入無人境矣。陸師乘肩輿過安慶城外。巡撫蔣文慶登陴問戰事。陸師怨賊採手曰。賊勢浩大。萬不可敵。蔣公遂入城固守。不聽。壬戌賊陷安慶。蔣公殉焉。甲子陸

師至江寧。隨行僅十七人。並兩舟而已。蓋自九江以下。水陸兼行。凡七晝夜而達。會城。並撤蕪湖荻港板子磯防兵。歸東西梁山。聲言將親督廣艇暨舢板船進防東西梁山。未及行。師船已不戰而退。將軍等致書趣令仍赴上游迎剿。不答。請結營城外爲犄角。亦不答。將軍等詣商戰守事。稱疾不出。凡閉閣謝客者三日。楊文定稱總督已跪。即日拜疏移守鎭江。於是將軍祥厚、提督福珠洪阿、副都統霍隆武、布政使祁宿藻會疏劾總督巡撫喪師避寇狀。有 詔陸建瀛前已革職。著交祥厚等拏問。委員解刑部治罪。楊文定革職留任。率同文武備守鎭江。祥厚兼署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然驛程相距二千里。比奉 詔。賊已在城將陷時矣。賊居安慶三日。運藩庫銀三十餘萬兩。漕米四十餘萬石。登舟去。仍留賊守安慶。丙寅陷太平。庚午陷蕪湖。辛未福山鎭總兵陳勝光以水師迎戰蕪湖。眾潰。勝光中礮墮江死。壬申賊前隊逼江寧。周視城外形勢。城上槍礮齊發。賊歛軍不動。甲戌大隊悉到。聯營二十四座。賊船自新洲大勝關至七里洲。麕集蔽江。莫紀其數。明日眾賊傅于城下。搖具仰攻。晨夜不息。兵民協力固守。聚寶門外米商自募練勇殺賊。賊將敗矣。城上開礮助威。誤中數人。練勇駭散。祁宿藻望見憤甚。嘔血死。賊在儀鳳門外靜海寺中。掘隧道百餘丈抵城隅。實火藥其中。二月乙酉旦。震聲訇然。地雷發。城潰。賊厰登。第二雷又發。殪賊數

百官兵雖踊躍獻馘領賞守陴兵轉寡賊大至因調西北隅防兵北嚮堵禦相持正急別隊賊鬥於水西門嗷嘈衝入官兵潰祥厚等退保內城旗營男女登陴守禦內城又陷死者四萬餘人忠勇公祥厚果毅公霍隆武壯敏公福珠洪阿皆力戰死之知上元縣劉同纓公服坐堂皇罵賊死之前廣西巡撫鄒鳴鶴隨辦團防亦死焉前定海鎮總兵湯貽汾告休僑寓從容賦絕命詩自縊官民被驅脅屠戮者無算陸師來小輿往謁將軍還至十廟前遇賊叢刃斫之死　上命賞還籍沒家產給卹與贈謚御史方俊疏論之乃撤卹贈仍還總督銜江南士庶追怨陸師不能禦賊洋議籍籍謂陸師實已降賊建陽守備汪大臣稟報大帥向忠武公謂望見陸師首裹黃巾與官軍接仗向公訪城中逃出兵民陸師實於城陷時被殺劾大臣誣蔑上官抵罪遣戍賊既陷江甯踞為偽都益縱悍黨四出大江南北十餘行省皆為之震撼前後用兵凡十二年而始克之嗚呼何其失之易而復之難也夫數百年一遘之浩劫若有數焉存乎其閒或非人力所能挽回當道咸之際民不知兵強寇竊發嶺外其勢猋忽震盪是時楚軍淮軍風氣未開疆臣武臣但倚疲窳渙散傭丐充數之營兵當彼黠悍方張之寇譬若驅群羊咋餓虎擲槁葦以燎於洪爐至則靡耳此由吏治軍政錮習積弊釀於百年之閒其咎不在一人亦非一手足所能為力即使中興諸賢

驟值此變。亦將束手。陸帥總督四布政司。權力最廣。受人責備亦最嚴。然總督之權統轄綠營耳。彼閩境營兵。按其籍當不下十萬。而虛額頂冒去其半。守汛及武員私役再各去其半。所以徵調半年。僅得數千人而止。此數千人者。皆未習戰陣。遇敵輒北。不啻竟無一兵。是總督亦徒手耳。以徒手之人。責其捍蔽江東西全境。庸有濟乎嗟乎。膺天下之威柄者。負天下之指摘者也。陸帥狃於承平之時。憑藉 國家寵靈。令肅風流。無嚮不濟。不悟兵事之難。須實有歷練。更非河工諸事可比。乃欲藉出境禦寇。塗飾庸衆耳目。上希 寵眷。邀取軍符以為榮。貿然一行。茫無布置。固無不僨事之理。向使陸帥於賊未出嶺之時。豫籌巨款。甄拔良將。募練一二萬人。為生力軍以備迎剿。最為上著。然此等深識遠慮。未可以責之陸帥。且賊蹤剽疾。亦實措手不及。其次則專駐江甯。就所有之兵與餉。力保會城。並在采石磯堵遏。但能固守一月待向帥大軍一到。可以不陷。乃計不出此。挈數千疲弱之師。進守鄰疆不必守之地而於部勒之規。控扼之方。策應之機。懵然不知為何事。躬未到防。輒已敗潰。又復倉皇退遁。窮日夜力。狂奔以為民望。至使沿江上下將吏兵民。聞風逃徙。無一堅城稍阻賊勢。既返會城。自慚喪敗。不與將軍等會議防務。以致城中無所適從。坐失事機。此其誤國殃民之大者也。蓋總督不出則已。既出而九江失守。惟有駐守小孤山為

死所。均之一死。較之死於江甯為愈矣。陸帥不善自為計。及既逍逃失勢。威望掃地。官民交譏。殆無一事可為。而其始則尤誤於速出也。然則人生不幸丁多事之秋。都崇高之位。苟無閎識以慮之。毅力以居之。其不至誤全局而自蹈僇辱者幾希。

書昆明何帥失陷蘇常事

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昆明何桂清。字根雲。家世微甚。弱冠入翰林。循資入遷而至侍郎。督學江蘇。值粵冦倣擾江南北。頗屬幕客草疏陳兵事。糾劾疆吏之退縮憒事者。持論多侃侃。 文宗奇其才氣。改官浙江巡撫。年未四十也。撫浙數年。通判徐徵忮其同官王有齡之驟遷道員。訐告巡撫獎薦不公。何帥奏陳顛末。語稍亢激。天子責之。引疾罷歸。已首塗矣。適闕兩江總督。 上詢軍機大臣。此官以籌餉為命脈。孰能勝任者。大學士彭蘊章奏稱何桂清在浙江。餉徽州全軍數萬人。未嘗闕之。 上韙其言。授兩江總督。彭相故與何帥同年進士。何帥頗謹事之。彭相亦傾心推轂。以調度餽濟饟英傑者倚也。何帥復力薦王有齡籌餉精敏。擢江蘇布政使。由是總督藩司。呼吸一氣。攬巡撫徵餉察吏之柄。有齡愈益發舒。巡撫趙德轍不能事事。移兵去。未幾。帮辦軍務提督張忠武公國樑攻克鎮江。何帥以籌餉功。加太子少保。咸豐十年春正月。張公總統諸軍。攻克九洑洲。何帥又以籌餉功加太子太保。

當是時。何帥洊承　眷倚。慷慨談兵。訏謨輻湊。聲譽翔洽。與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林翼相上下。天下稱何胡兩宮保云。張公既克九洑洲。進克上關下關。遂與欽差大臣江甯將軍忠壯公和春。濬濠築壘爲長圍。以困金陵。賊渠洪秀全告急於江北皖南諸巨酋陳玉成李世賢楊輔清李秀成等。秀成慓悍不如諸賊最後起。頗狡黠。欲披官軍之勢。與其黨謀曰。官軍精銳悉萃金陵。其餉源在蘇杭。今金陵城外長濠已成。官軍內圍外禦。張國樑又嘵唶善戰。攻之難得志。不如輕兵從間道疾擣杭州。杭州危。蘇州亦必震動。金陵大營懼我絕其餉源。必分師奔命以救之。我瞯大營虛弱。還軍急擊。蹴破大營。則蘇杭皆我有也。乃自率悍賊千餘。襲破涇縣防軍。遂陷旌德。二月戊戌。進陷廣德。攻陷四安防營。總兵李定泰跳遁。賊由安吉武康直犯杭州。諸路同時告警。　上命和春兼督浙江軍務。提督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分大營兵勇五之二以畀之。玉良過蘇州。布政使王有齡留之二日。俾閱城垣。壬戌。賊陷杭州。將軍瑞昌等退保子城。三月丁卯。玉良兵至杭州。與瑞昌內外夾擊。賊黨寡弱不耐戰。遂宵遁。官軍追復臨安孝豐安吉等城。何帥奏稱玉良受有齡密計。攻復杭州。上擢有齡巡撫浙江。己卯。何帥遣總兵熊天喜曾秉忠。率水陸軍攻復長興。賊詗知大營留兵愈單。由浙境風馳而西。陳李楊諸酋各挾全部。先後會於東

竄。乙酉攻建平及東壩皆陷之。進陷溧陽。圍金壇。先是金陵大營兵勇七八萬人。月支餉銀五十萬兩。皆取辦於蘇松常太。及浙江之杭嘉湖甯紹諸郡。兩江總督駐常州。專主餉事。未嘗闕乏。故能搘持八年之久。及和張二帥益募壯勇。增築長圍。需餉有加。浙江告警。大營分兵馳救。驟加行費。浙江自顧不遑。餉亦不繼。糧臺收款驟絀。月短二三十萬金。何帥馳書告和張二帥。請自後間四十五日發一月餉。是時頓兵日久。將卒雖習戰事。實已驕佚。酗酒狎妓。酣嬉無度。月支足餉。尚不敷用。及驟聞減餉事。則恨恨如有失。翼長提督王浚為和帥所倚。把持軍政。藉勢侵尅。眾情蓄憾。互相傳播。賊若來攻。吾輩堅勿出戰。任大帥與翼長自為之。賊欲圍大營。詭若將嚮蘇常者。以縻官軍。遣別隊由溧陽逼宜興。進躪武進之夏溪隍里埠。烽火去常州四十里。王有齡將之杭州。己丑如常州。議兵餉事。何帥奏令會辦軍務。庚寅有齡調駐蘇之威武振軍一千人至。辛卯副將周天孚由浙江率數營至。大營新募潮勇數千。亦至自浙江。和帥先後調防守揚州之總兵馬德昭。及援浙之參將羅布賢。各以兵三千往援金壇。何帥檄令德昭等援常州。遣天孚及潮勇往金壇。賊遂退出武進界。盡趨金壇。閏三月丁酉攻陷句容。自是大營後路斷矣。戊戌張玉良全軍至常州。中途疊接和帥檄調援大營。及抵常州。和帥連馳羽書令前調之。何帥曰。彼不知我欲守

常州郡。留不遣。和帥復調馬德昭任援。亦不許。己亥。羅希暵一軍。自宜興至。庚子。熊天喜一軍。自廣德至。前後到郡兵勇二萬數千人。王有齡蒞官浙江。何帥如失左右手。有齡由駐日發一書。為何帥規畫甚備。戒勿離常州一步。且曰艱難之秋。萬目睽睽。瞻大帥為進退。一搖足則眾心瓦解。事不可為矣。有齡蓋洞見何帥癥結而砭鍼之也。是時常州無賊。何帥飛章報捷。奏陳常鎮軍情。凡常州宜興鎮江丹陽金壇為路五。共需兵若干。統歸張玉良節制。自任力保蘇常。辭氣甚壯。何帥意在擁眾自衛。蓋已置金陵大營於度外矣。辛丑。群賊悉詣金陵城外。進偪大營大半多空壘。群賊環攻橫突。死乍不退。副帥張公激勵將士。搏戰七晝夜。賊來益眾。餉又不繼。外無援應。諸軍能戰者。多留駐常州。九檄而不至。戊申甚雨。雷電以風。大雪厚尺餘。寒甚。人多僵凍。兵勇連日譟。至王浚帳下索餉。不得。則肆掠通衢。將吏不能詰。己酉夜。諸營火起。王浚部下先遁。和帥部下繼之。全軍遂潰。和帥及幫辦軍務光祿寺卿許乃釗翼長王浚等。狼狽走鎮江。委棄餉銀鍋帳軍械無算。張公部眾尚未動。聞大帥已退。張公頓足曰。八年心力。墮於一旦。憤激欲自裁。部將若止之。明日乃自殿其師徐退至鎮江。賊不敢逼。何帥恐和張劾己也。亟致書慰勞。請移守丹陽。和帥先至丹陽。遣熊天喜進營白塊。張公招集潰眾。越二日。統一萬三千人。抵丹陽。俾總兵馮子材以

萬二千人守鎮江。張玉良自常州城西南五里表至西北。結二十營。何帥奏稱丹陽以上軍務。和春張國樑主之。常州軍務。臣與張玉良主之。俟布置稍定。進圖溧陽寶皆空言也。何帥趣和張進援金壇。新敗之後。士氣不振。未及休養。賊已由金壇之珥村繞出丹陽陶嶺。馬德昭進剿於奔牛。賊趨呂城。隔絕常州丹陽大道。熊天喜軍潰於白塊自殺。癸亥。李秀成率賊十萬至丹陽。憚張公威名。未敢輕進。步步為營以逼城下。張公開南門出戰。秀成望見徽志。人馬辟易。既潰復集之軍。因連日索餉帳軍械於常州。不能得。復大潰。賊按兵未動。張公揮親軍奮馳麾之。潰卒塞塗。敝隔不能得前。賊圍入潰卒中。狙擊張公創甚。猶手刃數賊。躍馬入尹公橋下。死之。明日和許二帥以十二騎奔常州。何帥聞丹陽失守。大驚。總理糧臺前按察使查文經希何帥意。挈諸司道薛煥王朝綸英祿聯銜稟請退保蘇州。何帥得稟牘大喜。即拜疏言和春已至常州。軍務仍歸督辦。臣即駐蘇州籌餉接濟。紳民耆老數百人。即夕執香赴轅門跪請留常。文經諭之不解。執鞭之士出抶之。猶不退。何帥怒。遽令開洋槍擬擊。死者十九人。先是何帥密遣親軍護送其父及兩妾至通州。特張榜禁遷徙。並派兵嚴查諸門。紳民曰。彼置我輩死地。自示不走。無非使其獨走之私。毋寧留之。俾與我輩同死。夏四月乙丑朔。紳民復相聚遮留。聲勢益洶洶。何帥懼。微服由間道脫走。步

行出東門上馬。遇知府平翰在城外巡徼。疑其追己也。手槍擬翰以嚇之。翰退避。乃怒馬絕塵馳去。從者待十里外。檥舟運河之麋。遂率親兵五百赴蘇州。查文經以護運餉銀為辭。先一日登舟去。城中文武皆奔散。惟通判諾穆歡布兀坐危城中。諸軍聞總督已走。宵潰。悉奔蘇杭。縱火劫殺。為賊前導。惟張玉良尚在城外。為守禦計。先燔附城民屋。軍士因肆剽掠。丹陽潰兵繼之。賊隊踵至。丁卯玉良赴西路輅賊接戰。賊分隊由間道來襲。城守營兵叛應賊。玉良率餘兵退營無錫之高橋。城外民屋被焚者。既無可居。皆入城助守。糧臺尚存銀七十四萬兩。米鹽薪油雜貨稱是。紳士中一舉人一醫士。倡議擁通判為城主。苦守數日。庚午常州陷。通判及二紳死之。紳民遭屠戮者尤衆。以何帥禁遷徙故也。何帥至蘇州。巡撫徐莊愍公有壬不納。下令從總督者毋許一人入城。遂劾何帥棄城喪師。暨親兵在道焚掠狀。奉　旨革職。拏解來京審訊。何帥次於滸墅關。和帥亦由常州奔至自殺。何帥走常熟。紳民遮禀請常熟小邑。不足煩督府親駐。請免稅駕以召寇。何帥告以親兵乏餉。紳民致餉銀千兩。賂儀二百兩。約無逗遛。檥舟三日。宣言當借洋兵。遂之上海。甲戌張玉良禦賊於高橋。會合宜興守將劉季三退來之兵。苦戰一晝夜。兵敗復振。賊由間道繞出九龍山之西。襲陷無錫。玉良前後受敵。收餘衆退至蘇州。蘇州兵餉皆被何帥徼入常州

稍有留存者。王有齡又挾以赴浙。徐公以撫標兵不可用。俾玉良入城助守。潰兵復為內應。丁丑蘇州陷。徐公死之。遺疏劾何帥誤國殃民。玉良奔杭州。何帥奏稱和春溘逝。兵勇解體。大局搖動。非臣書生所能支持。得 旨平時侈談彼短。一旦決裂不知認罪。猶以書生自居。可嘆可恨。殊有愧書生二字。何帥簡任兩江也。軍機大臣長沙彭相力薦之。金陵大營既陷。 上慮蘇常必危。彭相輒奏云何桂清駐常州。籌畫精詳。又有張國樑張玉良驍健絕倫之將。文武協力。戰守有餘。寇奚能為。不數日。警報狎至。則蘇常相繼陷矣。 上訝彭相言不讐。且無知人鑒。解彭相軍機大臣。彝自陳衰病。請致仕。許之。賊既據蘇常。分竄長興。數月間連陷太倉松江嘉興諸州郡。及杭湖屬縣。惟鎮江上海兩城。孤懸賊中。越一年。浙江全境遂淪於賊矣。夫粵賊長技在批亢抵巇。多方誤我。善應之者。當厚集兵力。攻所必救。稍遣偏師能戰者。與彼別隊相角逐。相持久則彼情見勢絀。狡謀自敗矣。且兵家之忌。莫患乎為人所致。彼聲東則我分兵以東趨。彼聲西則我悉師而西騖。銳氣耗竭。根本空虛。倉卒之間。為寇所乘。向和二帥圍攻金陵。皆坐此以致潰退。然當和張二帥徵兵之時。使何帥不撓其權。亟令張玉良馬德昭等能戰之師。倍道兼行。併力犄角。相機運奇。遙張聲援。廣庀餉械。源源接濟。則勍寇可卻。大營可全。蘇常亦可保也。乃無事則籌略紛紜。臨

變已張皇失措。一聞賊至。心隕膽破。明知大營萬分危急。猶留勁軍。置之無用之地。是誠何心。卒至老營勢孤援絕。暫將精卒。併命同殉。悍夫驕兵。乘機鼓譟。大軍既殲。常州遂危。輒復率首倡逃。不能為一日之守。曩者被留之勁旅。轉瞬悉化為潰卒。群賊踵而驅之。勢如黃河奔流。一瀉千里。遂令東南都會。財賦奧區。為豺虎窟宅者五年。荼毒生靈。全局震駭。誰之咎也。君子於是平情衡量。謂何帥之罪。浮於陸帥多矣。至若陷紳民以規自脫。殪父老以拒攀留。斯又陸帥所不屑為者。釁盈罪積。中外共棄。無地措身。為天下僇。雖曲護何帥者。欲為解免。夫孰得而解諸。

書科爾沁忠親王大沽之敗

英吉利法蘭西以咸豐七年冬十一月攻陷廣州。執總督葉名琛。久踞不退。注謀在改約章。索償款。增商埠。自謂據城為質。必可如其所請。講解以罷也。於是總督兩廣兼通商大臣者。為侯官黃宗漢。宗漢亦承平文俗吏耳。盱衡厲色。操下如束溼薪。退駐惠州。既不激勵兵練。籌克會城。又不與英使會議立約退師。蓋習見通商以來。主和者例干清議。挑釁者亦屑敵譏。舉凡馭遠綏邊暨戰守方略。惟以閉口不言塞耳不聞為能。英使額爾金又不得我要領。乃糾法美二國。駛兵船北上。咸豐八年夏四月。駛至大沽海口。大沽綠營兵素不練。多恇怯。一見敵船。驚潰。洋兵踞我南北岸礮

臺。直隸總督譚廷襄提督張殿元等。皆以疏防褫罪。遣戍監候有差。洋兵以大小輪船七暨舢板船駛入河內。直薄天津。額爾金等照會內閣。此來非用兵。並欲修好。請面見　天子許其事。　文宗特遣侍郎銜耆英諭止之。不能。耆英歸。賜死。遂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以欽差大臣視師通州。遣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往議和約。英人多索償款及商埠。許之。恐傷國體。拒之慮挑强敵。乃以兩江總督何桂清兼通商大臣。特派桂良花沙納馳赴上海。會同桂清先與英人商定稅則。再議約章。亦欲姑退之以紓近患。修戎備也。六月。英法美三國兵船退去。秋七月。王移軍海口。修築大沽北塘營壘礮臺。購巨礮分布要害。檄州縣伐大木。輸之海壖。植叢樁水底。以禦輪船。又奏請調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及蒙古兩盟馬隊。前後赴軍者。可五千騎。九年春三月辛未朔。怡親王載垣馳赴天津。察勘海防事務。桂良等在上海與額爾金商定稅則。額爾金遣其弟卜魯士率兵船北駛。聲言將入京換約。桂良等告以大沽設防。當進自北塘。夏五月庚寅。卜魯士至攔江沙外。壬辰。遣其兵船闖入大沽海口。先覘形勢。王故羸師以張之。癸巳。洋輪十七艘駛進雞心灘。用炸礮摧斷鐵練。甲午。鼓輪直進。毀我防具。旨樹紅旗催戰。直隸總督恒福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告以桂相已由上海馳還。請移駛北塘口外。靜待換約。否則暫令換約官數人。由北塘至天津。

英人揲使者。不受照會。開礮擊我礮臺。分遣步隊蟻傅登岸。王揮鞭上馬。督軍鏖戰。戒礮臺同時開礮。沈毀數船。擊殺登岸洋兵數百。生擒二人。英領隊官傷股而遁。殯駕洋輪入內河者。皆已中礮。不能駕駛。惟一艘遁至攔江沙外。是役也。英人狃於往歲海口之無備。且窺見臺中礮力微弱。未知我增置大礮也。貿然輕進。迨我礮擊壞數船。洋兵相顧愕眙。心手皆亂。縱礮發擊。多不能中。海潮方上。易進難退。倉卒不能出口。而我臺瞭擊敵船。從不中者。是以獲捷。英船未入口者。留駐大沽以南。分擾旅順威海衛大連灣大孤山遊泊測繪。皆海口形勝也。或在此購煤汲淡水。轉若爲濟寇後路焉。疆吏營將聞之憮然。咸謂荒島無足扞者。會英糧船且盡。始捲南駛。當英兵開戰時。美使華若翰由北塘登岸。詣京師。呈遞國書。款以優禮。換約而返。華洋巨商知英人恥其敗挫。必興師報復。懼妨互市也。自議集捐白金二百萬兩。輸償英餉。沮其再舉。於是英使法使照會通商大臣何桂清。若事事遵八年原約。即可罷兵。桂清據以入告。得 旨。卜魯士輒帶兵船。毀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約。損兵折將。實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所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罷論。若彼自知悔悟。必於前議條款內擇道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今其有以回報本國。仍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倘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貽後悔。當是時。 廟謨

以獲勝之後。欲改前約。冀英法二國或就範圍也。然猶申戒疆臣帥臣。不得見敵輒先開礮。致礙和局。又命留北塘一口。為通使議和地。顧北塘地勢扼要。不亞大沽。明代防倭。已有礮臺。康熙道光年間皆修葺之。迨王督辦海防。營度於大沽北塘之間。已二三年。北塘用帑百餘萬金。僅成南北三礮臺。會有言宜縱寇登岸擊之者。王心韙其說。旋奉 旨撤北塘之備。退就大沽營城。移其巨礮。置大沽南北岸礮臺。營城距北塘陸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議者謂禦寇不於藩垣而於堂奧。失計已甚。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翊密疏爭於 朝。不聽。翰林院編修郭嵩燾在幕府。亦力爭之。王狃於大沽之捷。謂彼以船來。不能多攜馬隊。俟其登岸。我以勁騎蹴之。可以必勝。洋兵伎倆。我所深知。何足懼哉。嵩燾以議論不合。遂辭去。十年夏。英將額爾金法將噶羅率輪船帆船共百艘入寇。復至大沽口。詗我設備嚴。懲前敗不敢闖入。徐窺北塘之弛防也。遂移艤北塘。先縱小火輪船至海岸。以鐵鍊繫巨樁。鼓輪拽之。須臾樁則自拔。一樁去。復拔一樁。不二三日而數百樁盡拔矣。六月丁丑。英法馬步隊各挽礮車登岸。先據礮臺。官軍猶以其來換約。不之禦也。大吏派員持照會。請其使臣入都換約。不應。王整軍以出。所部馬隊。已調赴他軍。不滿五千。合京旗步隊。幾及萬人。英軍馬步可一萬。法軍八千。土千。洋船由北塘進內港。我軍馳往扼之。適值潮縮。船不

能動惟為我軍所襲也高懸白旗示欲議和狀我軍信之不敢縱擊比潮長洋兵出不意擣我師我師被挫洋兵由北而南將逼大沽抵新河我軍禦之洋兵先以七百人出戰王瞯其寡也麾勁騎馳之洋兵退乘勢蹴之洋兵各執一槍精利無前數十步外即不能近俄而七百人為一字陣每人相去數十步陣長數里將我馬隊三千漸圍漸逼我軍不能退突圍欲出洋兵發槍無不中我軍如牆之隤紛紛由馬上顛隕近世火器日精臨陣者以俯伏徐進為避擊之術騎兵人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為眾槍之的然後知槍礮既興騎兵難以必勝或反足為累也戊子王師敗績於新河收合馬隊出者七人而已精銳耗竭勢遂不支退保唐兒沽英法軍張其出全隊攻軍糧城又攻副都統德興阿之營於新河皆陷之大沽北塘如左右戶新河復居大沽之背是時洋輪由北塘分擣大沽駕大礮擬我礮臺以扼我前步騎踞新河以躡我後大沽礮臺益危礮穴外向不能反擊王所經理三載之工程與數百萬之帑金悉置無用之地王始悔縱敵登岸之非計而事已不可挽矣庚寅我軍復退洋兵進踞唐兒沽辛卯奉 硃諭云僧格林沁握手言別倏逾半載大沽兩岸正在危急諒汝憂心如焚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實在京師稍有挫失須退守津郡自北而南迎頭截剿萬不可寄身命於礮臺以國家依賴之身與醜夷拚命太不值矣南北岸

礮臺。須擇大員代為防守。汝身為統帥。固難擅自離營。今有特旨。非汝畏葸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計。殊負朕心。握管悽愴。諄諄特諭。汝其慄遵。壬辰　特派侍郎文俊武備院卿恒祺。馳往北塘海口。伴送英法二國使臣。入都換約。秋七月癸巳朔。

上命大學士瑞麟尚書伊勒東阿。統京旗馬步官兵九千防通州。丁酉黎明。洋兵攻大沽北岸石縫礮臺。一開花彈飛入火藥庫。訇然震發。雷砰電駭。土崩石飛。礮臺失陷。提督樂善死之。惟南礮臺尚存。王念屢挫之後。精銳傷亡。南礮臺孤立難持久。適奉　密旨退防後路。乃撤營城及南礮臺防兵。次於通州之張家灣。與瑞麟軍相依護。庚子。以疏防故。奪王三眼花翎領侍衛內大臣鑲黃旗滿洲都統。洋兵進至天津。會和議屢講不就。遂逼通州。八月戊辰。光祿寺卿勝保。率偏師邀戰於八里橋。勝保紅頂黃褂。騁而督戰。洋兵叢槍狙擊。傷頰墜馬。師奔。瑞麟軍聞風先懼。宵潰。王軍朝陽門外。己巳。　天子以秋獮巡幸熱河。洋兵縱火燔圓明園。甲申。王軍亦潰。聞恭親王在長新店。與瑞麟等皆往從之。英法據軍郭外。欲邀恭親王主和議。恭親王用恒祺居間排解。往復關說甚苦。浹兩旬。和約始定。九月壬寅。暨英人法人平。當是時。曾文正公國藩督師祁門。胡文忠公林翼駐軍太湖。進剿粵寇。相持甚急。聞變合疏奏請於兩人中　簡派一人。率精兵萬人入援。會和議成。乃不果行。英法軍以海

口封凍為度。皆於初冬退去。議者始悟咸豐七年廣州被陷之後。未始不可善為講解。內外大臣無一諳洋情者。遂於剛柔緩急取與操縱之訣。未能適中機宜。又或專為身謀。玩視大局。漫然置之不理。使彼激而生變。紛紜者數年。局勢乃彌棘矣。不然。則乘大沽挫敗之後。隱示轉圜。倘得能者善為迎距。則八年原許之款。或可擇其重者抽去一二。即使仍用前約。其愈於十年所定之款猶多。且敵情叵測。大沽北塘與各海口。皆當嚴備。夫瀕海設防。猶在海為舟也。舟之大數十丈。鑿方寸之孔。縱水涌入。則全舟沈矣。寇一入口。內地震驚。防不勝防。彼且反客為主。又以津沽屏蔽京師。而能戰之兵。實不滿萬。亦覺軍勢過單。況騎隊不敵槍隊。更出人意計外乎。自古戰守和互相為用。兩國修好。軍衛不撤。設防之無害於和。亦明矣。是故戰愈奮。守愈固。則和愈速。不戰不守。和亦難久。要挾孔多。和固受虐。自然之理也。北塘撤防為議和地。時論頗歸咎於載垣端華肅順之誤大計。彼時三人贊襄密勿。其責自無可辭。蓋戰和兩歧。斷非萬全之策。若十年之役。仍能卻敵。勿令深入。則彼已頻年動衆。師勞餉匱。勢當自沮。然後遣明練沈毅夙有威望之大臣。馳赴上海。揆時度勢。與之定議。豈不愈於天津立約哉。豈不更愈於京師立約哉。

書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獄

總督何桂清棄常州也。巡撫徐莊愍公有壬嚴劾之。 上命褫職逮問。乃由常熟奔上海。屢以激團練購內應謀復蘇州為名。遷延兩年。竟不就逮。江蘇巡撫薛煥浙江巡撫王有齡。皆桂清舊時屬吏。夙所薦達者也。頗力庇桂清。合疏奏請棄瑕錄用。俾奮後效以贖前罪。 詔不許。薛煥奏請嘉興軍營將士請桂清馳往督剿。俟克復蘇州。再赴京伏罪。亦不許。言路論劾不已。給事中郭祥瑞御史卞寶第兩疏。尤懇摯明切。海內交口傳誦。同治元年夏四月。逮入刑部獄。是時蘇常紳民憾桂清尤甚。總辦秋審處刑部直隸司郎中余光倬。常州人也。實司定擬。引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斬監候秋後處決律。謂桂清擊殺執香跪留父老十九人。忍心害理。罪當加重。擬斬立決。爰書既定。 詔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議。議皆如部擬。 諭旨復以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員。用刑宜慎。如有疑義。不妨各陳所見。於是上疏申救桂清者十七人。大學士銜禮部尚書祁文端公寯藻為之首。疏引 仁宗睿皇帝諭旨。刑部議獄。不得有加重字樣為辭。不知此特就承平時尋常罪名言之。若身為大帥。失陷封疆千餘里。則不當援此為例也。又有工部尚書萬青藜。通政司王拯。順天府尹石贊清。府丞林壽圖。九卿彭祖賢。倪杰。給事中唐壬森。御史高延祜。陳廷經。許其光。李培祜等。或一人自為一疏。或數人合具一疏。其五人則余忘之矣。王拯林壽圖之疏最

愎橫無理。祁公之疏。尤令人不敢指駁。御史于寶第疏糾之。大旨謂道光年間提督余步雲。咸豐年間巡撫青麐。皆以失陷封疆伏法。彼時祁寯藻為軍機大臣。不聞有言。何獨於何桂清護惜若此。聞者頗以為快。當是時。天下無貴賤賢愚。莫不謂桂清死有餘辜。即十七人在廷會議。初無異言。自 朝廷下慎刑之論。輒思乘間翻案。然都中輿論。皆謂與桂清頗有深交者也。不則為人本在下中。無是非之鑒者也。不則自謂與桂清同隸邊籍。為守方隅之見者也。獨祁公與王拯石贊清。以文章操守。雅負時望。乃亦蔽於阿黨之私。力戰公論。則君子不能無病焉。適會李文清公棠階以耆舊起用為太常卿。密疏言刑賞大政。不可為謬悠之議所撓。今欲平賊而先庇逃帥。何以作中興將士之氣。於是 上意始決。李公亦遂遷侍郎入政府。半采隱然為中外所歸仰矣。桂清對簿自辯。所以退至蘇州者。從江蘇司道之請。欲保餉源重地也。因引薛煥等四人稟牘為左證。 廷旨下曾文正公查覆。文正疏言蘇常失陷。卷宗無存。司道請移之稟。無容深究。疆吏以城守為大節。不宜以僚屬一言為進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狀。不必以公稟有無為權衡。而貴州廩貢生黎庶昌伏 闕上書。亦頗論及桂清。遂以是冬棄市。余光倬為桂清黨所嫉。旋摭他案劾之。撤銷記名御史暨京察一等。竟廢不復用。

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

同治五年冬。捻賊偽魯王任柱。偽遵王賴文洸。偽荊王牛洪。偽衛王李允等。糾合馬步精銳。由河南趨湖北。緣道驅脅。眾逾十萬。盤旋德安安陸之間。謀以一枝越襄河躪蜀疆。一枝屯湖北。為聲援。一枝闖武關。聯西捻張總愚。十二月辛卯。松軍統領提督郭松林。被圍於沙岡集。受傷突走。其眾大潰。丙午。樹軍統領總兵張樹珊。戰死於楊家河。是時賊騎數萬。雲翔風馳。勁疾慓悍。常以前隊挑戰。別遣健騎繞出官軍後路以掩之。官軍畏避其鋒。輒憑村堡自固。罔敢與遇。遇之鮮不挫者。賊勢張甚。連陷應城雲夢天門。旋棄城去。屯踞臼口尹隆河以闚安陸。於是浙江提督一等子鮑武襄公超。總統霆軍二十二營。合萬六千人。今福建臺灣巡撫前直隸提督劉公銘傳。總統銘軍二十營。合萬人。皆從南陽南下。銘軍由隨棗。霆軍由襄樊。分路進剿。迭有斬捻。當是時。陝西回黨四擾。官軍又敗於西捻。二寇交訌。鮑公奮奉　廷諭及大帥疊吏急檄。趨令西師以援關中。然因楚軍敗績。東捻充咋不休。霆軍遂為所絆。不得西。賊將北趨。遇霆軍折而南遁。復居臼口。六年春正月。霆軍銘軍會於安陸。賊走踞楊家墩尹隆河等處。於是霆軍駐臼口。銘軍駐下洋港。期以庚午日辰刻進軍夾擊。先是鮑劉二公意氣不相下。鮑公自謂宿將。殲勁寇。功最多。劉公後起。戰績不如

霆軍遠甚。乃亦比肩為總統。意稍輕之。劉公謂鮑公勇而無謀。僅一戰將才耳。顧闇其威名出已上。尤悒悒不怡。然此時鮑公志在協力剿賊。無他意也。劉公召諸將謀曰。度我軍之力。可以破賊。若會合霆軍而獲捷。霆軍必居首功。人且謂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時出師。俟翦此寇。使彼來觀。亦當服我銘軍之能戰也。乃於庚午日卯刻。秣馬蓐食。由下洋港遙尹隆河。賊隊盡在隔岸。劉公分五營留護輜重。弱卒馬步十五營。渡河麾之。任柱以馬隊撲左軍。牛洪撲右軍。賴文洸李允合撲中軍。左軍劉成藻五營先遇賊騎。不能支。敗退渡河。任柱來攻中軍甚急。惟右軍唐殿魁擊退牛洪來援中軍。中軍亦已敗退矣。群賊萃於右軍。唐殿魁及其營官吳維章田履安等。力戰死之。殿魁。銘軍之良也。師大奔。賊益熾。渡河追擊。銘軍崩潰。適霆軍以辰刻踐期而來。勢如風雨。張兩翼以蹴賊。酣戰良久。呼聲震十餘里。大敗賊衆。剗毀楊家塆拖船埠尹隆河賊館數百。生擒老賊八千有奇。殺賊萬餘。奪獲騾馬五千餘匹。救拔劉公及劉成藻等於重圍之中。暨銘軍將士二千人。奪還銘軍所失洋槍四百桿。號衣數千件。一切輜重軍械。及劉公之紅頂花翎。俱於次晨送還劉公營中。是役也。銘軍不先期出師。則不敗。既敗無霆軍救之。則必全軍盡沒。鮑公強自抑。若無幾微德色。劉公內慚。不可以言。自以訾謷霆軍久。邂逅擊賊。一敗一勝。慮為霆軍所笑。益恚不

能自釋。謀之主文案者。具牘報大帥合肥李公。大旨謂霆軍既約黎明擊賊。未能應時會師。銘軍孤進。初獲小勝。忽後路驚傳有賊。隊伍稍動。不知實霆軍也。我軍抽五營過河。還保輜重。賊瞯瑕來撲。以致大敗。我軍復奮與相持。會合霆軍迎擊。遂獲全勝。李公據以入告者如此。蓋歸咎他營。歸功本營。固咸同間用兵以來數十年之積習。不獨銘軍為然。李公之右銘軍。左霆軍。亦事勢所必至。李公新握兵符。亦頗慮鮑公不柬節度。鮑公疏陳獲勝狀。並據實咨報李公。李公已先入劉公言。幕府執筆者。又稍有揚抑。軍機大臣左都御史汪公元方。謂鮑超虛張戰功。言盡不讎。彼既愆期貽誤。又驚動銘軍以致大敗。若科以失機與掩飾之罪。鮑超可斬也。先是左文襄公嘗密疏言鮑超驕橫。已面折之。左公方將入關剿回寇。屢請　廷旨趣霆軍入關。其意蓋欲　朝廷稍摧折之。然後難為己用也。汪公不省左公權略。頗篤信其辭。又不知鮑公實有大功也。故平生遇事不甚可否。此次持議獨堅。且云不一懲艾。不足儆驕將。同列均以為疑。乃僅擬　嚴旨責之。鮑公自敗賊於尹隆河後。次日即拔隊窮追。連蹙之於直河。於豐樂河。於襄河邊。殺賊一萬數千。生擒四千。解散脅從萬餘。拔出難民二萬。擒任柱賴文洸李允之妻。追至棗陽縣界。鮑公自念破強賊。救銘軍出險。功高冀邀異獎為榮。途忽奉　嚴飭。方悟銘軍之歸咎也。會湖北巡撫威毅伯曾

公奏報軍情。訴謂銘軍所剿者任柱。霆軍所剿者賴文洸。故霆軍勝而銘軍敗。是時賊勢任彊賴弱。其言與鮑公自奏之疏。又頗牴牾。鮑公憤懣成疾。引發舊傷。日益危篤。奏請罷歸調理。曾文正公已解兵符。還任兩江總督。聞之馳書慰解。檄召總兵婁雲慶。乘輪船馳往接統霆軍。並派員攜遼東人蔘。往問鮑公疾。大帥李公旋奏請鮑公功高。請加獎覆。威毅伯亦奏推鮑公之功。蓋二公皆已得文正手書也。於是　温旨稠疊。頒賞人蔘。并令俟疾愈後。留勦東捻。暫緩入關。調治數月。疾未瘳。曾公乃為奏請解浙江提督。遣撤霆軍十八營。留十四營。改為霆峻軍。隨同淮軍勦賊。曾公稔知鮑公與淮將不能相下。若不令歸休。恐遂一病不起。鮑公既歸。則霆軍未必能得力。倘竟檄令西征。則金口之變。前鑒不遠。環顧大局。兼權統籌。不能不如是措注也。是年冬。汪公薨於位。曾文正語幕賓曰。嘯庵在樞府。未聞有褰裳當官之聲。獨於鮑春霆事。斷斷露鋒顯。彼於將之賢否。事之曲直。不能體察。以至顛倒黑白。得非將死而耄及之與。蓋曾公心不平之故。見之於辭氣者若此。嘯庵。汪公字也。鮑公既養痾家居。十年不出。曾文正公別遣大將劉忠壯公松山。率萬人入關。馳勦回捻二寇。戰比有功。左文襄公之平關隴新疆。得忠壯一軍之力為多。銘軍雖敗。卹死撫傷。簡卒補伍。峙糧敹械。休養半年而後用之。李公之滅東西捻也。銘軍功最。蓋古之將帥。必

倚所習用之軍以集事。不自今日始矣。然余遇銘軍將士。及隨從劉公之僚友。皆云尹隆河之戰。一敗塗地。總統營官與幕僚等。俱脫冠服。坐地待死。霆軍拯救之功。實不可忘。議者於是嘆劉公始終不肯讓人。其氣盛不撓。固不可及。而以怨報德為已甚也。

修政論

薛福保

天下之弊。方其隱伏於庶事之間。而未覩其微。此其患必中於異日。而猶可以苟一朝之安也。及其為弊。既上下皆知其不便於天下。則必更張而損益之。然後可以措百世之安也。 國家以六部分統庶政。其為法殫盡萬變。纖悉具備。可謂勤且詳矣。然嘗謂由今之道。雖商鞅之嚴慘。不能必舉其政。而一日措之天下。往者天下全盛書吏一紙下各行省。驅動若指臂。自州郡以上。簿書期會。未嘗非迂毫髮。事不合。輒中駁。事權可謂至一。紀綱可謂至肅。然而謂之不可措之天下者何也。天下事實百不一達於上。而各務迂迴其情事。以合部例。部中雖知其然。亦惟是空文之抗抗。其事之下部議與部之符檄下者。類皆不問事勢。而區區惟例之求。然則雖有號為勤慎。明習故事者。實乃自困於荒幻碎瑣之故紙。而非能有裨於天下。如是而必曰吾法之行。則是必利奸吏也。且天下至大也。事變至多也。一切挈而歸之於部。責任至重也。而今之尚書侍郎。苟非直軍機者。人之視之。與其自視。皆若閑曹。然一部之政。權出於七。而法之歧至於不可窮。官冗而法歧。則官各以事相諉。而法日益重。官日益輕。以甚輕之官。而投之膠擾叢脞之地。奸吏陰拱其困。而前眩其聰明。雖有明果之士。亦宜其氣沮勢屈。束手坐視而無所濟。夫身之使四肢也。以獨馭眾也。故四肢

惟所使而不疲。然則法不簡。官不省。而欲百事之修舉。不可得矣。為今計者。宜博求天下通知古今者集於部。使從尚書等修舊令。其不切事勢。與其歧且複者。皆汰去則法簡。而可以委其重於官。官之冗固非難減也。不復減。則使侍郎各判數司。而尚書總其成。一以其職責之。然後可以通上下之情。而綜名實之數。一內外之志。而赴事機之會。權出於上。而吏無所容其奸焉。則所謂官得其職。事得其理者。其必由此矣。嗟夫。變故者。法制之疾疢也。聰明者。變故之藥石也。有天下者。當與忠信才傑之人共天下。故厭聰明。而欲恃一切之法制。以禁變故。則疾且寖深而不救。然而天下之患。此固非一朝也。知其為患。而欲措百世之安者。其必有以易此也歟。

江北本政論

江北俗樸愿。往往勝江南。然偷惰不肯事工商事。無貧富皆占田。田多者以萬計。坐此農益困。佃人田。稱貸然後耕。既穫則賤糶償息錢。至不得擔石以卒歲。薛福保曰。今江北之困。非獨其地瘠也。人力亦未盡也。往時江南無尺寸隙地。民力田。佃十五畝以上者稱上農。家饒給矣。次僅五六畝。或三數畝。佐以雜作。非凶歲亦可無饑。何者。男子力耕於外。婦人蠶織於內。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給於一人也。且天之生物也。豈獨適以口腹之累哉。予之口腹者。必予之以才力。以農夫一人之才力。

而責以五口之養。亦見其困矣。今江北惟通海知紡績耳。然地斥鹵。穀少。民艱食。淮揚之間。民耳不聞蠶桑之宜。目不覩紡績之勤。婦子終日遨嬉。仰一人而食。而都邑之民。方安坐食其租。大半務益為織畜。操其有餘之勢。以規倍稱之息。農益急。息益重。歲稍歉。則轉徙去。口噤不發聲。嗚呼。本政之不講久矣。　國家愛民。賦斂之制。恩優三代。乃無救於百姓之失職。而適足為豪民兼并之助。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今閭巷之間。呰窳苟活。終歲不事其事者。奚啻億萬。以億萬不事事之人。而食甚瘠之地。尚得不為之所耶。為令之計。宜令州縣略造機具。給民俾廣為之。募江南人教之織。鄉一人。地稍高宜桑者。兼教之蠶。期年後。民稍獲利。將不待勸戒而趨之者日廣。又仿宋社倉法。以摧兼并之勢。大鄉自千石以上。小鄉自五百石以上。收斂輕其息。募富民能立倉者爵之。出納聽自便。勿撓以官。如此則富民利其息而樂其易。貧民亦得休息。所謂論卑而易行。下令如流水之源者也。百數十年以來。上下以薄書為事。民間疾苦。不以屑意。近者海內多故。本源之際。益不暇問。雖然。君子之立言也。固有不及施於當世。而行於後世者。賈生之策。至武帝乃頗採用。虞伯生言畿輔水利。明徐昌國因之。至　國初益大修明。後之君子。得吾說而存之。庶幾有所擇焉。

書黃崖山寨事

黃厓山跨長清肥城之郊。東眦泰山之支峰。西直孝里鋪。當孔道。由鋪至黃厓莊者十餘里。斗折入山。峻絕險固。通人事。營衣食。以養而生者。無所為而至此。以故山無居民。張七者。名積中。儀徵貢生。凡積功。以知州殉臨清難。家盡死。　予卹積中子紹陵襲雲騎尉。捐知縣。候補山東。其宗戚往往歷官大藩。積中所與遊。亦皆當世達官貴人。積中通詞章。誦說理學。結亡命。習技擊術。凡積功官歷城令時。積中挾說守高不肯入公署。然歷城有盜警。凡招募事。輒告積中為之。嘗稱曰儒者通性命之理。將以致用也。臨大事不能有濟。此迂儒。非知性命者也。儒者固達事變。故湖廣總督周文忠公聞而疏薦之。　旨發兩江總督陸建瀛差遣。未幾。雷侍郎以諴黃制軍宗漢。皆辟就幕職。積中既去諸公所。載妻子。避居黃厓莊。壘石寨山巔。週十餘里。堅若壯邑城。謂其所親曰。寇至從我。士大夫遊宦山東者。高積中行。又驚其才。候補知府吳載勳等十餘人。皆攜家黃厓。依積中。肥城長清間。名讀書者。爭執弟子禮。誦四子書近思錄。云受積中性命之說。其語祕。世莫得聞。其書則言易稱后以財成天地之道何以聚人曰財。此群聖微發之祕旨。非世儒所能曉也。人人喜自以得師。晚自武定及登萊青諸郡中。奸民常鹽刼掠為盜者。皆着籍稱弟子。願盡死。同治四年十月。濰縣男子王小花。將入黃家圩。求所謂張先生者。濰縣令捕得。令時徵聞肥城長清間。

有妄人聚衆萬。詭小華不知狀。中丞朝邑閻公。使候補知縣孫禧。訪得之黃厓。禧入其室。圖書盈坐。容貌詞氣粹如也。禧復命。候補道黃良楷。亦得積中所致書上之。且曰張君學道人。吾不難以百口保也。五年九月十八日。益都令何毓福臨朐令何維堃等。捕得冀宗華等十餘人。頗得積中逆謀。時中丞督師防運河。任柱賴文洸等突運防甚急。中丞檄其子紹陵詣營。檄未至。布政使使長清令陳恩壽等捕之。積中匿不出。令見耳目非是。改服從間道逸。令奴被擒。積中盡徙其人入山。率黨焚掠旁近村聚。中丞聞。發諸軍疾進。十月朔。參將姚紹修入其山。賊列隘守。紹修戰疾力。賊死追卻。游擊王正起自東道至。合擊之。奪隘入。所獲旗幟號衣。皆用洪秀泉偽號。明日王正起壓賊寨而軍。斷其汲道。知府王成謙屯東張。分軍屯廣里屯下巴。又明日。中丞至於師。以副將王心安屯其東五眼井莊。凡諸軍守要隘。絕賊間道者。合萬餘人。約束定。中丞使吳載勳為書諭之。出。將以解釋脅誘士。載勳者。積中從母弟。居黃厓莊。積中反。始脫去。積中報曰。必約積中出者。積中出而就死耳。積中亦丈夫也。伏劍而死則可。桎梏而死則不可。中丞見其書。又諭之。不出。出四千人攻之。賊飛石擊我師。師愈奮。姚紹修門其西。守備曹正榜躍厓上。王正起搗其東。益急。紹修正起克寨入。賊殊死鬭。短兵接。無一生者。積中闔室自焚。從死者二百人。遂毀其寨。賊反以九

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六日而敗。積中年六十餘。美鬚髯。儀狀甚偉。道光初。有遊士周星垣者。客揚州。論性命之說。聚徒至數千人。獨奇積中。盡其術授之。因忽亡去。及積中居黃崖莊。時時入山。為其徒說書。力士前後趨者。常數十人。既反。諸將或得其弟子韓甲。使齎書諭賊降。中丞閻召問之。且曰。若無往。余懼而師之殺若也。甲曰。為師死無悔。及事平。賊力鬬死者。千六七百人。人為致死如此。言人人殊。卒莫能知其術。寨既克。覩其室屋帷帳。類王者居。石室如卡房者。列數百。凡積中手所書記。悉燒絕。得其弟子錄師說者一冊。別積中數紙。記旁近州縣中。為送致軍械者。日月不絕。省中名捕賊。歷歲月不能得者。往往匿寨中。始積中未舉事時。中丞以王小華事。時時從人詢積中狀。嫉之者不容口。及謀反事明白。乃頗有言其通奸猾。顧金錢。列肆居貨。偏數縣者。因詳具其本末如此。亦以究悉大奸慝之情狀。淺中鮮識之士。甘其欺飾。又從而遊揚之。事變之實。既因是益不得聞於上。而惑之者又斷斷不能明。甚可畏也。

誥授朝議大夫運同銜山東候補知州賀君墓表

光緒五年夏。吾友賀君慶餘。自成都使院以病歸德陽。未幾。喪其長子源溶。源溶婦不食死。長兄逵世又死。君慟甚。遂卒。數日次女暴疾死。凡四十餘日而五殯在堂。君

母劉太恭人年八十有二。杖而大毀。惜慟不可為懷。知君者皆以君孝友隆至。不宜罹禍如是之酷。且死生短長之故不足道。既死而孝子之志。不能無憾於冥漠之中。此天下之至悲。而知命者無以為君解也。君諱逢吉。慶餘其字。先世自江西蓮花廳遷四川之簡州。考有榮又遷德陽。遂為德陽人。君以咸豐辛酉拔貢。朝考授七品小京官。分刑部轄主事。改山東候補知州。數年以憂歸。又客今四川總督丁公幕府。配金恭人。子源濬。舉人。分發補用知縣。源清。源濬。源澈。女三。最幼者存。孫一。孫女一。君歿以五年七月十二日。年四十有六。以七年正月十九日。葬德陽縣東柿子溝之新阡。君忱恂慎愨。衷禔完好。至其銳身赴人之急。則又豁然無町畦。類俠者徒也。居官尤以謹力自將。山東兩塞河決。君所督護尤劇。每暴汎挾大風雨俱至。役夫夜呼。廟穿坊闠。能蹴騎豪。聲勢震撼天地。若將席捲原隰而東浮於海。君堅立不讓尺寸。部分精嚴。萬指駿作。卒完不圮。攝鄆城縣。有所董勸徵發。未嘗以文告。吏民或夜分白事。直趨君寢。呼君起。君處分竟。無不滿意去。移汶上縣。兼攝東平州。又攝莒州。皆未滿歲。治尤辦。任余客山東。推重君治行。然未相識也。及來成都。君視余逆旅中。語畢去。客或謂余曰。嗟哉。若大令德而不卑其年。其氣充覦矣。余默然不應。甫期歲而其言竟驗。悲夫。